

修武縣志卷之十八

藝文上

立言不朽古人所貴墳索典謨稱首千古藏用  
百代斯聖人之著作弗可及矣其後學人往往  
棄質逐文雖人握靈蛇家藏荆玉何關道妙然  
其精力所注潤古雕今鎔情鑄物玩其麗藻綺  
合繡聯亦不容氓沒修有昌黎氏原本六經作  
為文章閎深奧衍足以凌鑠古今其他騷人韻  
士輶軒所至代有篇章咸稱幼婦竝編繅素以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賦

一

備大成

賦

晉

思舊賦

有序

向秀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俱有不羈之才然  
嵇志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  
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  
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氷  
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



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  
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  
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  
麥秀於殷墟惟古昔以懷人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  
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嘆黃  
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  
於領會兮寄余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  
而復尋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賦

二

唐

山陽城賦

劉禹錫

山陽故城遺趾數雉四百之運終於此墟裔孫作賦  
蓋閔漢也詞曰我止行車實涕於山陽之墟是何蒼  
莽與慘悴春陵之氣兮焉如賸昌運於四海辭至尊  
而伍匹夫有利器而倒持兮曾何芒刃之足舒懿王  
迹之聿基暨絕維之再敷邈汜陽與鄗上悅虵變而  
龍攄痛人亡而事替終此地焉忽諸嗟乎積是爲治  
積非成虐文景之欲處身以欲播其德牙迄武而獲

桓靈之欲從心於婚娶其祇烟逮獻而焚彼伊周不  
世兮姦雄乘釁而騰振物象淮以易位被虛號而陽  
尊終勢殫而事去胡竊揖讓以爲文嗚乎維神器之  
至重兮如山之不騫使人得譬乎逐鹿固健步者所  
先諒人事之云耳孰云當塗之兆也自天亂日久矣  
莫可追升彼墟兮噫嘻躅遺武兮貽後王之元龜

詩

魏

答嵇康

河內阮德如  
太守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賦

三

早發溫泉廬夕宿宣陽城顧盼懷惆悵言思我友生  
會遇一何幸及子違歡情交際雖未久思愛發中誠  
良玉須切磋璠璵就其形隨珠豈不曜雕瑩啓光榮  
與子猶蘭石堅芳互相成庶幾行古道伐檀俟河清  
不謂中離別颺颺然遠征臨輿執手訣良誨一何精  
佳言盈我耳援帶以自銘唐虞曠千載三代不可并  
洙泗久已往微言誰共聽魯參易簣斃仲由結其纓  
晉楚安足慕屢空守以貞潛龍尚泥蟠神龜隱其靈  
庶保吾子言養真以全生東塾多所患暫往不久停

幸子無損思逍遙以自寧

宣陽城在小修武西即今宣陽驛

其二

雙美不易居嘉會故難常爰處懋斯土與子邁蘭芳  
常願永遊集拊翼同迴翔不悟卒永離一別為異鄉  
四牡一何速征人告路長顧步懷想像遊目屢太行  
撫轡增歎息念子安能忘恬和為道基老氏惡強梁  
患至有身災榮子知所康神龜實可樂明戒在剗腸  
新詩何篤穆申詠增慨慷舒檢話良訊終然永厭藏  
還誓必不食復與同故房願子盪憂慮無以情自傷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詩

四

俟路忘所以聊以酬來章

宋

向常侍 五君詠之一

顏延之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探道好淵元觀書鄙章句  
交呂既鴻軒攀稽亦鳳舉流連河裏遊測倉山陽賦

唐

送修武元少府

錢起

寸綠榮色養此行寧難息自今黃綬采蘭時不厭丹  
墀芳草色百戰荒城復井田幾家春樹帶人烟黎民

夔縣蓬廳苦遲爾西南惠月傳

宿百巘寺 文苑英華作栢巖

冷朝陽

幽寺在巘中行惟一逕通客吟孤嶠月蟬噪數枝風  
秋色生苔砌泉聲入梵宮吾師脩道處不與世間同

題西白澗

集中無

韓愈

太行之下清且淺一水盤桓紆山轉千峰萬壑不可  
數異草幽花幾曾見波中白石隱出明風翻不動浮  
雲輕翠巒玉女下雙鶴笑倚秋練開新晴又疑武陵  
溪上原桃花溪盡空潺湲幽泉間復透崑側噴珠漱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詩

五

玉相交喧羣猿見之走絕壁緣峰虛梯弗勞力鳴禽  
面面背人飛爲是從來不相識杖藜因貪仰面看碍  
石牽蘿錯移屐路窮曲屈疑欲迴迤邐屏開一重碧  
殘樽遇坐酒卽傾旋摘山菓都無名題詩且欲盡佳  
句觸歌翻詠僊難成天門幽深十里西無奈落日催  
人歸誰能可屬天宮事爲我乞取須臾期上天無梯  
日不顧牢落歸來壇未暮閉門下馬一衾寒夢想魂  
馳在何處

將歸操

韓愈

河之水兮其色幽  
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  
石蓄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  
尤歸乎歸乎無與石鬪兮應無龍求

贈韓愈

孟郊

何以定交契贈君高山石何以寶貞姿贈君青松色  
貧交過此外無可相彩飾更有石鼠詩吟之堪泪滴  
其鼠既穿墉又齧機上絲穿墉有閑土齧機無餘絲  
朝吟枯桑柘暮泣空杼機豈是無巧妙絲斷將何施  
衆人尚肥華志士多羸饑願君保其節天意多察微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詩

六

寄上韓侍郎

王建

重登太學領儒流學浪詞峰壓九州不以雄名疎野  
賤惟將直氣折王侯詠傷松桂青山瘦取盡珠璣碧  
海愁叙述異篇經摠別鞭驅險句物先投碑文合遣  
真魂謝史筆應合諂骨羞清俸探將還酒債黃金旋  
得起書樓參來擬設官人禮朝退多逢月閣遊見向  
雲泉亦住處若無知薦一生休

祭退之

張籍

嗚呼吏部公其道誠巍昂生爲大賢姿天使光我唐

動鬼神蓋用不可詳獨得雄直氣發爲古文  
學無下言貫文始得其方三次論評退其志益剛強  
再使平山東不言所謀藏薦待皆寒羸但取其才良  
親朋有孤穉婚嫁有辨營如彼天有斗人可爲信當  
如彼歲有春物宜得華昌哀哉未申施中年遽殂喪  
朝野哀其哀矧于知舊應籍在江湖間歎以道自將  
學詩爲衆體久乃濫笈囊略無相知人黯如霧中行  
北遊偶逢公盛語相稱明名因天下聞傳者入歌聲  
公領試士司首薦到上京一來遂登科不見苦貢場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詩

七

觀我性朴直乃言及平生由茲類期黨骨內無以當  
坐令其子拜常呼幼時名追招不隔日斷踐公之堂  
出則連轡馳寢則對榻牀搜窮古今書事事相酌量  
有花必同尋有月必同望爲文先見草釀熟偕共觴  
新菓及異鮭無不相待嘗到今三十年曾不少異更  
公文爲時師我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號爲講張  
我官靈臺中公爲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日揚  
特狀爲博士始獲升朝行未幾享其資還恭市  
事事賴樞扶如屋有梁棟去夏公請告養疾城

驚時官休罷兩月同遊翔黃子陂岸曲地曠氣色清  
新池四平漲中有蒲荇香北臺臨稻疇茂柳多陰涼  
板亭坐垂釣煩苦稍已平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遐情  
偶有買秀才來茲亦聞并移船入南溪東西縱高撐  
劃波激船舷前後飛鷗鷺回人潭瀨下網截鯉與魴  
踏沙掇水蔬樹下蒸新秔日來相與嬉不知暑月常  
柴翁攜童兒聚觀於岸旁月中登高灘星漢交垂芒  
釣車擲長綫有獲齊歡驚夜闌乘馬歸衣上草露光  
公爲游溪詩唱咏多慨懷自期此可老結社于其鄉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詩

八

籍受新官詔拜恩嘗入城公因同歸還居處隔一坊  
中秋十六夜魄圓天差晴公旣相邀留坐語於階楹  
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臨風聽繁絲忽遽聞再更  
顧我數來過是夜涼難忘公疾瘳月加孺人視藥湯  
來候不得宿出門每廻遑自是將重危車馬候縱橫  
門僕皆逆遣馱我到寢房公有曠達識死生爲一綱  
及當臨終辰意色亦不慌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  
公比欲爲書遺約有修章令我署其末以爲後事程  
家人號於前其書不異成子符奉其言甚於親使令



魯論未訖註手跡今微茫新亭成未登閉在莊西廡  
書札與詩文重疊我筭盈頃息萬事盡腸情多摧傷  
舊堂盟津北堦空動鼓鉦柳車一出門終天無廻箱  
籍貧無贈貲曷用申哀誠衣器陳下帳醪餌奠堂皇  
明靈庶鑒知髣髴斯來饗

送韓湘

賈島

挂席從中路長風起廣津楚城花未發上苑蝶來新  
半沒湖波月初生島草春孤霞臨石鏡極浦映村神  
細響吟乾葦餘馨動遠蘋欲憑將一札寄與沃州人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詩

九

七賢廟

朱灣

嘗慕晉高士放心耽沉冥湛然對玉壺土水爲我形  
下馬覓陳迹披榛詣荒庭相看兩不言猶爲醉未醒  
長嘯或可擬幽契難再聽同心不共世空見蘇門青  
宋

百家巖

竹林吟叟

明月池邊酌玉壘玉壘未倒玉山頽秋風吹斷華胥  
夢臥看飛雲過嶺來

題崇明寺

魯千之

心情稍覺難如舊勝迹依然日月新鶴怨猿驚嗟往事再來山色似迎人

前題

李士美

珍重東平入鳳城錦箋雙羽感南征馬蹄不懼藍關雪一駕須期萬里程

咏嘯臺稠禪師菴

林提學

谷靜林深四面峯自宜僊梵有神踪禪翁示寂先生隱虎迹鸞音豈易逢

金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詩

十

入道歌

印長春書石刻在清真觀

劉操

余緣太歲生燕地憶昔三光分秀氣卯角圓明霜雪心十六早登科甲第紆朱懷紫金章貴各各綺羅輕掛體如今位極掌絲綸忽憶從前春一寐昨宵家宴至三更兒女夫人并侍婢被余佯醉撥杯盤翠碎珊瑚真玉器兒女嫌夫人惡忘了從前衣飲樂來朝朝退怒猶存些兒小過無推托因此事方頓悟前有論迴誰救度退官納印棄榮華慷慨身心求出路

元

馬坊冷大師清真觀

李濂寧邑記  
作清真觀

元好問

水際茅齋星散居  
白雲閑伴五溪魚  
茂林修竹山如  
畫蘸碧軒中恐不如

其二

靜中人境兩翛然  
我亦因君有靜緣  
已約青山來枕  
上水亭風樹看明年

山陽橙歌贈緱子玉

郝經

太行之陽大河之曲鬱洞庭之秋色  
結江南之尤物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詩

十一

西風萬里吹吳霜  
黃入新橙變寒綠  
河山孕秀渾不  
異風味矯矯清亦足  
緱君遺我秋滿坐  
瘴雨蠻烟遠  
茅屋黃龍飛去失  
新卯壯士熟視不敢觸  
急呼西施  
南威一雙婢便擘輕金  
染纖玉崆峒酒海入杯盤  
快  
作鯨吞香滿腹  
齒頰戛戛秋風生  
浮動霜天穿月窟  
憑凌喚李白共酌  
劉伶骨從渠  
人世間擾擾還碌碌  
淋漓傾倒發天藏  
傾盡明珠三萬斛

七賢鄉

王暉

不到山陽二十年  
黃壚空鎖竹林烟  
胡盧笑殺嵇康

輩又向溪山着祖鞭

其二

漠漠筠林指舊棲幾年於此避危機  
竒才最惜嵇中散空聽鸞音月下歸

王烈泉

日食石髓肯如飴仍到巖邊飲上池  
功滿自騎鸞鶴去夜深惟有月來窺

長肅臺

王暉

一聲長嘯碧雲深嗒嗒如聞鸞鳳音  
好語嵇生不能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詩

三

用漫攄幽憤入清吟

明

百家巖

馬

瀾

邑人

月池懸溜落蒼窪巖竇分居可百家  
不羨碧瀾秋色好倚天驚絕赤城霞

其二

石髓丹書兩遇難碧山猶說有僊壇  
十年留在嵇康恨不上清風漠漠寒

其三

亂山合遠排青闥細路縈紆走白蛇十里風烟吟醉  
底栢園莊北日西斜

淬劍池

李濂

廣陵誰續鳴琴譜寧邑已傳淬劍池何事蘇門聞教  
後一年三秀羨靈芝

寧城懷古

薛瑄

寧邑南邊預水流勒兵周武幾經秋黃崖石古烟雲  
合青口山深草樹稠百佛謾存巖畔跡六真無復洞  
中遊循良衛颯今何在猶有高名千載留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詩

十三

輓封翰林院檢討趙君

學士

邱

濬

瓊山人

平生高誼重鄉評見說溫文更老成惡少盡學王烈  
化婦人亦識伯林名空山一夜霜薇老孤冢三春露  
草生玉署賢郎能繼述死生終古有哀榮

前題

狀元

王一夔

豫章

壽閱人間七十秋一朝乘鹿竟南遊雲山踏徧人何  
在薤露歌殘事已休鸞詔九重頒玉軸鳳雛五采煥  
瀛洲我雖未識先生面三復銘文泪自流

太行山

于謙

信馬行行過太行一川塋色共蒼茫雲蒸雨氣千  
暗樹帶溪聲五月涼世事無端成蝶夢長途隨處  
羊腸解鞍盤礴嵒山外却上高樓望故鄉

過修武有感

王世貞

淮陰下廣武張耳佐其師全趙俱脅息疆燕自風披  
忽逢隆準使赤節艷朝輝斥易兩雄帥脫若提嬰兒  
剪楚朝奏動夕乃失臨菑所以雲夢遊遂成曲逆奇  
蒯謀豈不臧帶礪乃吾期純心奉一主加罪寧乏辭  
九族爲君盡千載令人疑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詩

古

黑龍潭

徐以貞

何年鬼斧劈層崖雅翼分來一線開高掛珠簾飛亂  
雪直垂銀柱吼千雷神龍愛僻潛還見好鳥依人去  
復來斜日在山歸意懶不堪回首重徘徊

漢獻陵

邑令冷宗元

烟雲漫漫樹層層駐馬西風拜漢陵鼎散赤龍仙仗  
遠瓦餘銅雀故臺崩河山恨在空啼鳥香火年深尚  
野僧惆悵興亡下長坂村童夾道欲籠燈

百岩遇雨

郡理王如堅

嶽微山逕太行巔絕壁濛空半有仙白練漫飛懸百  
得丹崖梯轉洞諸天不妨鳴雨鏗泉石何事重雲  
翠州玉女稠禪虛指點攀泥醒酒旁臺邊

遊百岩寺

司理 郤 燭 安州人

巖巖戟立路崎嶇對客偏輕屐齒微瀑擊龍潭天上  
落雲窺僧戶半岩歸歌傳白雪驚松壑酒溼清秋媚  
石磯清磬已敲山夜午還同搔首譙元暉

百岩寺

河內 侯加采 解州人

梵王宮闕入雲邊勝地同遊帶晚烟屹屹勢當峪口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詩 五

塔洽洽聲瀉石中泉層巒橙轉諸天杳絕壁屏開瀑  
布懸醒酒臺前更放酒微風新月一流連

百家巖

邑令 秦 祐 臨清人

來禪漢帝塚隨上百巖岑月色中天地泉聲自古今  
苔文前代石杯酒此時心賓主忘歸去臨流坐夜深

和前韻

馬 瀾 邑人

四面山環拱禪宮倚翠岑志文傳上古風景幾當今  
月送林泉影雲藏雨露心此遊難再得莫厭言亦深

許節婦馬女 有序

郡同 鄭道

丙申六月余將代庖寧城怡君爲言恩村有婦容嗟異之至則訪其人馬之女許之婦也未嫁夫死節孝可嘉稱婦則未麗於夫稱女則既遠於後題曰贈許節婦馬女詩本其志也雖例未得思雄然正氣已足扶人紀而表風化矣因捐俸優恤爲詩歌以勗之云

黃鵠何哀哀青鸞掩不開嗟哉馬氏女未嫁殉夫終夫君已塵土妾身亦如灰曾奈舅姑貧忍死且追陪古井無滌瀾抱石矢不摧此志凌冰霜嚴闔白皚皚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詩

去

珍爾孤鳳操無使燕雀猜百年如一日千古名昭回

貞女行

有序

郡司怡愉

貞女行爲馬氏題馬故婚于許未嫁而夫亡歸夫家卒不他適事其二親予聞而稱于寮兄鄭公適鄭公攝寧篆屬公賑其家而予爲歌以揚之

湯湯丹沁水極北向東流貞女自委寓操勵爲君修徐侯心欲劔季子尚不留豈有冰雪心旣許復他述吁嗟汝薄命辛苦稱栢舟栢舟出閣稱良人貞女深



幽歎此身一朝忽報摧君子誓心已作陌中塵高堂  
白髮看回首自嗟夫君事未畢扶縗便是結縗祥飲  
血蓬頭向燕室脩旨雞鳴欲得歡澣洗中夜勤自括  
熒熒雙影弔孤星寂寂寒燈照粟感此景何人可使  
聞我來行邑揚賢聲麥舟徒有賑貧意樹楔當懷表  
烈情願爲荀家堅劓鼻願爲梁寡必毀形芳聲一日  
能千載使我之言可汗青

馬烈婦歌

郡守江學詩

哀哀天上雁泛泛水中鴛鴦侶豈再匹雁儔何棄捐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詩

七

人生靈百物貞女秉其堅無命偕君子誓心向九泉  
顧茲堂上老獨魄路旁憐憐我是夫家未嫁恩已聯  
奈何生死異徒步向堂前自言許氏婦父母勿我旋  
恐驚連理鬼乍動水波烟烟波徒滅沒鴛鴦自翩躚  
仰觀更俯矚嗟女操已完丈夫苟失道寄羨在斯篇  
美玉在磨琢千古名不瀟

讀書崇明寺

王賓玉 邑人

花宮萬嶺圍境靜客來稀崩石欺枯樹春禽噪夕暉  
開總邀翠入捲慢放雲飛到寺纔三日倏然與世違

烈婦杜氏倅妻郭氏

王孚鈗

崇禎壬申月癸酉流氛白晉倡天狗九月長驅入  
邑甯邑無兵城不守可憐士女生別離盡被賊兵虜  
之廷惟有郭氏未二旬恐作人間失節醜荒岩幸有  
千尺窟一躍珠泥碎身首古來男子振綱常綱常反  
絃婦人有我適聞之贈以歌歌罷涕零奠之酒願留  
耒史慰芳魂上與天長下地久

邑侯楊有懷擢守霍州

周佑 邑人

太行山下城如斗歲在己酉逢陽九火龍噴燄旱魃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詩

六

啼地文龜坼驚絕紐天官祝融宴赤帝烈缺元冥醉  
相毆劈破陰山水萬層六丁亂擲飛廉吼須臾萬頃  
平如割社樗官柳禿于帚肥蠶作勢鼓鑿蠹齒嚙莖  
穗同刁梳龍宮老龍睡正酣乍驚怒觸郊原走陽侯  
鼓浪忒顛狂牛羊却與魚蝦友帝憫衆生遣公來袖  
中展出菩提手連年逋稅請高閣官廩分散聊糊口  
上官不肯輕開例掩面長跼移時久乳哺少緩且久  
合占云僑也衆之母催徵符牒風火急忍將民命輕  
擊倍天災百計未消除豈知人事更掣肘天子剪成

桐葉珪行宮厨傳供郊藪雕欄金碧映日星珠簾  
赤壓璫玖絲几碾玉苦磨礪珍羞包臙窮澹滌垂  
萬馬力虺隤輦塵擁仆千家婦雞犬到處盡驚喧  
璫分外恣躡蹂倏忽萬狀逼人來回眸未許容回首  
王事誰敢緩鍼芒民貧那可堪搜擷萬分裁減力支  
吾心肝破碎顏枯黝幸然仙仗過平安父老爭傳古  
未有我公心中有甘露楊枝一酒回枯朽我公懷中  
有白璧蠅翼一點嫌污垢我公胸中有膽鏡幽盆一  
照分妍醜我公袖中有并刀紛拏一剪立割割三載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詩

九

政最報天曹龍章鳳詔恩錫厚翟冠霞帔白銀鞵上  
自庭幃下匹偶近聞邸報刺專城駢駢四馬垂金綬  
簡書夙駕促西征轍中橫臥龐蒼叟知公鵬翮上扶  
搖忍聽喑喑哺穀教隈壘萬戶祝庚桑甘棠萬樹蔭  
南畝嗟余久沐上池春徘徊祖帳驪歌酒好音牽袂  
問西方他年思用趙人否

中水橋

王玉鈔 邑人

客裏曾何事幽棲共此堂徑隨村樹曲溪共野雲  
汀葉侵鵝綠蒲芽向日黃個中濠濮意吾欲問

遊狗泉陵

王玉鉉

未識陂中境今過澗上居泉幽得月朗樹密入風疎  
欸欸深杯裏蕭蕭清夜餘惠莊相得意不覺我非魚

馬烈婦

河北道  
兪事邢雲路

延陵猶有劔息壤未寒盟但以身相許何須問死生

其二

偕老原無分于歸幸有家寧為陵上栢不作路旁花

其三

不識夫君面應憐處子身矢心原一死生為舅姑貧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詩

三

國朝

憂旱

邑令  
邊大綬任邛人

炎風日日捲塵沙吹落墻根幾樹花時至麥秋猶未  
雨合過芒種尚無茶庭陰寂歷梧桐轉簾影參差燕  
子斜安得滂沱聲遍徹好巡南畝慰農家

龍潭禱雨

邑令  
卜永昇安東人

傑立插天一線開飛濤澎湃吼如雷浪花噴雪穿山  
骨野樹留雲鎖岸苔澗道峻嶒猿欲渡懸崖滴瀝鳥  
應猜合當祈取源頭水一曰甘霖潤草萊

行軍糧

卜永昇

行軍糧我心傷舊穀已付一棗去新麥青青未上塲  
民乎欲斷腸

其二

卜永昇

行軍糧我心傷別人妻子安家室爾獨挑戈在他鄉  
軍乎欲斷腸

憂旱得雨招逃亡

卜永昇

惟天曰好生脩民何不祿兵戈蹂躪餘河伯旋爲毒  
月露泣飛鴻荆蓼沒頽屋新舊欠追呼官民累相逐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詩

三

痛定方歇肩旱魃虐更酷一冬雪未霏三春雨吝滴  
二麥盡焦枯充饑無半菽比戶約逃荒活口趁餽粥  
游魂何所之颺骨在不惜下氣接傭奴含羞見子媳  
口防里長來夜望先墳哭夢在家園行醒旁他簷宿  
幾悔離鄉底欲歸歸不得長吏心燭明當照逃亡屋  
我作逃亡歌下筆增嗚咽吾民卽吾兒掌珠豈忍擲  
今幸甘雨施秋禾猶可卜乘此急歸來疾苦應爲極  
蒼天鑒我心愛養籌織悉看我招亡詞字字淚痕漬  
太行山麓晚歸

卜永昇

青青柳色弄春柔  
烟罩行山擁翠疇  
村路夕陽人影亂  
輕寒不上傲貂裘

過山陽輓范龍圖

河北道朱廷璟 富平人

天上新成白玉樓  
知君不得戀滄洲  
除書春到逢三月  
旅襯秋來棲一丘  
精衛自啣填海石  
苧蘿虛擬泛湖舟  
山陽笛裏聲聲怨  
讀罷遺文涕泪流

次前韻

郡司理曹同統

峻陔遙知百尺樓  
幾從陸海望瀛洲  
投瓊鄭重書千里  
頌玉悲酸影半丘  
日近天閭傾秘枕  
風生夜壑冷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詩

三

虛舟棣華砌畔芝  
三秀遶邑金盤僊  
露流

五里源道中

曹同統

平沙無岸畔衆嶂  
遠成幃歲稔勤秋刈  
途長趑落暉雁排人  
作字樹瘳鬼生成  
風靄村坳北蒙茸  
蒼狗肥

答吳愛譚約遊北山

范正宗 邑人

孤筇芒屨渡潺湲  
夢落春流亂石間  
君問幽期何日訂  
杏花時節上青山

劉伯倫醒酒臺

范正宗

伯倫性嗜酒醒酒者何爲  
想亦偶然爾後人凶命之

杯中潦倒日枕上太平時有夢惟求穩松風不用吹  
漢陵春草

范正脉 邑人

昔渡銅臺水不聞歌吹聲西陵寂寞路一樣艸間生

商塚暮雲

范正脉

乘迎待王村魚躍孟津渡荒雲日日來麥秀城邊路

竹林七賢

范正脉

千載竹林醉如何咏五君當時學鍛者早有絕交文

漢獻陵

范正脉

赤帝劍飛泣鬼姆桓靈之季成末弩區區閹寺不能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詩

三

平可怪紛呶招外侮群奸遁起無寧時前雖拒鼠後

進虎老驥千里歌何爲沙域自雄屬魏武掌內天子

如小兒三尺輕綃傳禁籞英雄唯有劉豫州人中游

龍孔文舉當時內外若兼謀誅曹如鬼何足數三分

究定豈非天高帝子孫竟臣任山陽一片草茫茫狐

狸晝嘯鬼夜舞我停單車望古人老鴉猶作當年語

百家巖寺

邑令

張明遠 保安人

仙人何處削芙蓉山寺雲巖歷幾重路轉危梯倚

漢煙沉銀海失高峯閒看瀑布飛朝練時聽

晚鐘莫羨禪心清百慮得安吾道自從容

醒酒臺

教諭田

發林縣人

翠壁丹崖天半開七賢曾此共徘徊當年只合醉陶  
醉何事仍留醒酒臺

午日山陽弔古

范正衡 邑人

鰲路生離黍山城起夜鴉遙看採艾女不是漢宮娃

百家巖寺

范 珮 邑人

一寺羣峯抱峯峯皆絕峯三春勞遠夢八月杖孤筇  
林遠疎樵牧岩虛宅帟龍疲奴饑莫怒我欲採芙蓉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詩

三

漢獻帝陵

蕭瑞延 河內人

君王陵墓枕荒途松栢蕭條石馬孤春色不臨蒿里  
地空山只有夜猿呼

遊西白澗

周猶龍 濟源人

仄徑通人過清蒼四抱迎到來露氣爽久坐石香生  
懸瀑驚風雨恠崖疑帟鯨憑高忽灑澗郊墊未休兵

登天門山

王 廣 邑人

天門石磴裏如意俯秋容雲纒迷歸路嵐消出亂峰  
飛泉滲雨霧灰巘走龜龍芳旨聯真諦長歌度



百家巖同邊令君長白李茂才虬雛

范正宗

不是狂懷不許登芙蓉十丈插雲層松巢曾養千年  
鶴日氣難消六月冰能使山靈歸楚客更邀石磬對  
閒僧夜來寒火鼎頭起亂指峯峯散燭燈

聽明月泉

教諭

周

枚

宜陽人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詩

五

疑是風聲雜雨聲草軒獨臥一心清五更月色穿牕  
入始覺寒泉徹夜鳴

重遊百岩寺

周枚

十年不到碧峯頭恐負山靈續昔遊寂寞烟霞僧欲  
老白雲堆破舊經樓

今春修尚頗早夜聞大雨如注曉起不暇晨餐  
驅馬出郊坰見農人遍野喜而賦此

邑令

吳映白

天津人

颯颯簷風發陰陰漏鼓沉一宵春雨足曉起落花深

隨草亦佳色幽禽弄好音不辭驅馬出聊慰荷鋤心  
遊百家巖

吳映白

躡屐兜虛上蒼茫一望開苔封中散竈雲接步兵臺  
唐人有阮公嘯臺詩緣竹緣崖密飛泉激石來歸途鍾磬發荷  
擔一僧回

前題

學博

黃汝震

光州人

不盡登臨興高風遡晉賢羣峯斜抱寺曲徑暗通泉  
綠竹渾如昨晴雲去渺然俯看塵境遠指點在蒼煙

過山陽

范繼武

邑人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詩

五

獨鹿城猶在長門何處尋空留一片月夜夜上遙岑

春山

范繼武

邑人

一帶春山花萬叢紅紅白白任春風開軒滿放春山  
入無限花香枕簟中

寄白岩寺慧遠道人

范正衡

邑人

為愛菩提髮欲除一函音寄野僧居空岩處處堪容  
我莫上山靈逐客書

僧家晴麗兒

范正衡

邑人

市隱儒仙似鶴癯能容膝處足閒居櫻楠遶屋千年

樹函史堆牀百代書藥園揮鋤時自劬酒瓢緣客不  
曾虛青山滿眼連城郭臥看晴雲日卷舒

遊百家岩

范正衡 邑人

百岩占絕行山境谷靜林深都堪領我來折屐禮空  
王踏破春山雲一嶺春山兩岸百花開錦綉誰鋪不  
許頃婉轉東峯明月生碧潭上下見月影月影空明  
玉兔蜚流光如此誰知省澄心靜聽山僧語忽悟從  
前毛骨冷

唐

請韓文公從祀孔廟疏

皮日休

嗚呼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疏

三

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過於吾唐萬世之懷一朝而釋倘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食配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醜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縱橫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誠楊墨

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  
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  
禪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  
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  
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代用其書垂於  
國書竝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爲典禮也大矣美矣  
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  
况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不得  
在二十哲之列則似乎典禮爲未備伏請命有司定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疏

二十九

其配饗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  
是也  
明

爲印官病故祈補賢良以救危急疏

禮部主事張三就 邑人

臣河南懷慶府修武縣人河南蝗旱人死強半盜賊  
蜂起所在靡寧見于撫按疏中我皇仁二固洞照無  
遺矣而修武自流寇破城之後死者屍骸尚暴生者  
皮骨僅存比之鄰封原自有間臣于本年四月離家

災鴻遍野燐火滿溝傷心慘目已是不忍見不忍言  
之光景也行至中途遇新選知縣范士偉道左立談  
相向痛哭本官灑泪作別慨然以不愛踵頂自矢未  
歷三月果有傳聞本官恩威竝濟心血幾枯民亦感  
泣寧甘餓死不肯作賊臣於是大爲手額竊爲地方  
之殘子慶幸忽于本月初五日接臣男張四可手札  
內云本官拮据過苦憂鬱轉深數旬臥榻一朝長逝  
然本縣窮民一向不敢爲非者蓋一戀於本官之撫  
綏多方一懾於本官之鈐束有法耳此時此際復何

依倚而不動計無復之之想復何忌憚而不爲僥倖  
萬一之圖乎人情洶湧包藏莫測殆不知且晚間作  
何結局也府道緣此嗟嘆僉謂修武薄福此何等世  
界而可使一日無如此賢父母耶臣閱之未竟不覺  
拊膺流涕彼一孺子尚知爲父母之邦慮臣能默然  
而處于此謹據前情爲我皇<sub>上</sub>陳之伏望軫念  
邑安危祇在呼吸之間勅該部詳爲擇人速行鈐<sub>封</sub>  
且勒限赴任使之盡力料理一番庶竈底抽薪視<sub>湯</sub>  
湯止沸當大有逕庭也不然饑寒窘于前催科迫于

後鄰封橫逞之徒見有榜樣爲之煽惑爲之餌誘而無依倚無忌憚之愚氓不得大有力者銷彌其間恐二十九年之熒熒立化爲綠林盜藪矣

修武縣改驛奏疏

失名

題爲叛國巨寇破城劫庫掃境焚戮伏乞聖明乾元再造改驛蠲徵以暢皇仁事臣聞漢史司馬遷有言八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疾痛慘怛未嘗不呼親臣當痛苦慘怛之極者也恭誦我聖祖高皇帝臥碑天下利病諸人皆許直言惟生員不許事切已身許家

人抱告聖謨洋洋臣顧誕慄慄豈敢越教但臣念父死於賊母死於賊兄弟妻子六親族屬死於賊師友鄉鄰邑民萬命死于賊舉目淒涼彌天冤痛一念追憶什地昏絕臣幸得九死一生之餘息抱不共戴天之仇冤故不敢自愛首領匍匐萬里伏奏天朝願誅賊之殘毒伸萬命之冤益疏驛路之斷阻成再造之生機皇上垂聽而憐察焉修邑在該省八郡中最屬地瘠最屬民貧行山北鎮沁水南臨陡坡石蓋稍隳元鹵居七中間可耕者僅一帶之地耳近年逾制

解驛通衢繁差已派徵而復出民間賦既全完而仍徵來歲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不足敷三徵百孔之併用也猶幸有父子兄弟聚首偕謀鬻子負債緩死桁楊之下意以食一日毛土輸國家一日九賦之征延一歲餘生効一歲國家狗馬之力奈皇天降禍去歲九月二十二日陝西反賊稱二十萬衆由栢山口颺忽驟至縱橫百二十里蛇踪豕跡接踵摩肩毒手霜鋒一槩屠戮兩日夜殺死鄉民李林等屍橫遍地何嘗巨萬行山前後溝塗枕籍二十四日進修城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疏

三

劫庫獄焚文卷燒房屋掠馬一百餘匹殺縣丞周玠傳典史于守彬訓導朱家彥驛丞張社殺鄉官教諭李時華教授侯來同支解戊子庫大使焦鏞及邑之士民不可悉計流賊既劫掠殺于前陽和衛救兵獻功復殺于後共殺在城百姓呂尚德等三千餘級生員楊某妻薛氏等懼辱抱嬰攜孺自盡池井壘屍幾滿有乘夜南過至沁者武陟禁渡賊至剝衣露體投河爭先合羞葬鯨鯢之腹母子屍相抱不合閭閻何異嬰赤何仇天地改觀乾坤震盪悲風怒起河水



流鄉城池并預沁兩河蝗投蟻集之究靈又不當二  
千餘矣逃陟獲輝三縣被殺者不計也其舉火則百  
炬天紅萬室灰燼其間有老者病者不能逃避或鎖  
數百於一樓或杜數百於土洞縱火焚薰烈焰中悲  
號悽慄不移時登屍熟斃矣其殘刻則置赤盤於胃  
腹以行炮烙蕤油絮於耳鼻以效臍燈或烹嬰兒或  
剗兩睛或殺滿門男婦老穉牛馬金帛一掃盡空陽  
和衛兵平陵迤南扎營東離城三十里許逗遛三日  
任賊殺掠二十六日方總進兵賊聞復由山後殺回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疏

三二

而西陽和衛兵獻功殺掠與賊亦畧相當剽餘者皆  
屏息屍底埋身草萊并逃脫仍迴者寥寥落落僅十  
分之二三耳蓋逆賊煽禍何代無之荼毒未有如修  
民殘酷未有如流寇以貧無錢買命又內有弼賊報  
馬頭山往歲攻擊之恨故也見今賊勢燎原垂憐中  
土或遠或近風鶴魂驚二月二十九日賊再入寇河  
武修三縣境界大勢愈熾慘酷同前循山扎營分兵  
四掠夜焚民舍光映四五十里晝劫鄉村各處三二  
百家三月初一日由修境霍村往東殺至與行

界殺死七百餘人沿山西迴薰死殺死又共約一千餘人而山民始無噍類矣臣痛父母摧心如割憶妻孥憤辱難堪國家三百年休養生息之赤子豈容供逆賊無饜之凶鋒是以披心瀝胆冒罪竇奏臣首陳驛路當亟改者古由南路今由北路改北路于南有衆善之兼該者請陳管測之見乞聖明採擇焉起孟縣河陽驛東至覃懷驛又東至寧郭驛各七十里東至武安驛又東至崇寧驛各五十里共二百四十里在沁河北行山前是爲北路起河陽驛東至溫縣古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疏

三十四

名溫泉驛五十里又東至武陟縣又東至元村驛各六十里共一百七十里在沁河南是爲南路議行南路者惟移兩驛減六驛爲四驛減二百四十里爲一百七十里減二萬一千金之費爲四千金之費也蓋移兩驛者移覃懷驛于溫縣再置溫泉驛覃懷驛所之官吏隨之以本驛所銀十分之二貼溫餘銀充餉移寧郭驛于武陟本縣原有之驛不必貼而驛者減修武一驛官吏隨減以本驛所銀十分之二貼溫餘銀解上充餉減獲嘉崇寧驛驛所官吏隨減

以崇寧驛所銀十分之二貼元村驛餘銀解上充餉以數計之巨縣馬頭七十脚每年工食銀五千二百八十五兩半頭七十脚工食銀二千三十兩共七千三百一十五兩合之覃懷兩驛所大約相同修銀當得二萬一千餘金之數各該貼驛所銀一千四百六十二兩三處共貼銀四千三百八十六兩一歲可減萬有餘金且有二便神京川陝七省三關未必無徵取警報之急勢關呼吸湍逝雲飛北路遠七十里七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疏

三五

則河低路高沙崗乾坦絕無水患減兩驛而仍近七十里此一便也逆賊劫民先索驟馬次索金銀則知賊垂涎虎視者惟馬亦探路逕險易以爲攫取之計修彈丸山城內無兵守外無救援賊如入無人之境安得不失設復買馬置驛賊來劫掠可全足而俟南路則南黃北沁陟温居其中間陟以東三十里許黃沁交流地名合河口驛改南路者賊不得一蹴飛渡亦不得啣枚暗襲誠慮三面阻河正西一面以精兵掩之將人人授首故連次沁北焚殺無藝沁南安邊

如故者以有此天限也。塹之險也。此二便也。過客流  
離關關命千里。倘重繫軍國。一有蹉跌。其如急務  
何。今賊在北山。後安營由山口。往返出入。時來清化  
鎮及修境。殺人劫糧。此寧可合過客行乎。惟南路則  
境中頗靖。行李可以無虞。此三便也。

此既不全以其言流寇之禍。頗詳故存之。

碑記

唐

百家巖寺碑

杜鴻漸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三六

百家寺宿蹟在行山南。我唐天子所主之邦。盡中國  
中國山嶽以千數。太行爲靈。長太行。延袤且千里。有  
巖焉。肇自高齊。爰立茲寺。以其巖平易。可容百室。故  
命之曰百家也。觀夫。画閣高懸。寒玉亂瀉。勢逼重冥。  
居凌太虛。軼浮景以遠耀。帶流霞而飛動。信梵旅之  
寧處。又何必花爲宮。而瓊爲池乎。周人滅齊。初隆中  
廢隋氏。踐位厥各。乃復然而乾剛。不用生人。畢墜於  
水火。佛日未明。像法與時而銷滅。物不可以終否。故  
天命旣集于皇家。惟聖祖建元。嗣及我后。赫赫在上。

以整亂畧天平海清庶物遂成教遊其中則莫之  
闕已雖陋夷叢處同慕緇錫虐虜獸心追崇塔廟詩  
所謂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矣况于邇者乎  
前此者禪師處忠身具律儀言爲訓誨萬衆蒙益千  
里向風故能磨嶄嶠翦翳蒼搖木斯拔巨石必轉儲  
供外辦功費不貲歷數十季以授于門人異此最公  
則公之尚德也敬求留事懋跡先賢行細一塵誓深  
溟壑由是特啓宏宇易置高廊杯土樹芳貫石行水  
動有方畧隨其便安終今以來假有尺塗片瓦之力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七

蓋無足云爾記有之凝冬不涸永日清暑盈虛應期  
激沅流惡厨北靈泉利用之極也傾崖前表飛澗遠  
激皦如晴蜺噴若風雷寺西瀑布威儀之觀也雙峯  
圻雲對壁爭峻仰攀霄漢下冥烟雨巖上天門通元  
之階也一徑橫亘迂餘乍滅靜出援鳴視臨河嵩隱  
見睂曉極遠之路也若夫奇檀修竹嵇竈孫臺鄧封  
遺堆玉仙餘水昔人之休寄此地者豈不宜哉上座  
如航寺主英俊都維那善等蓋嘗聚徒而言曰處寂  
默者而以了心資言說者亦以入義非山林境勝何

以臻此內通非文字旨遠何以宣乎外法會議刻石  
來徵予詞夫賢明之長有博陵崔珪焉其貳佐也  
信之士有崔伯嵩韋無擇崔阜焉能成之後有趙璘  
焉協無異謀其敢牢讓銘之曰

巖巖太行縱橫千里環厚地兮寂寂梵宮懸處百仞  
乘顯氣兮毫光月滿照清三界破昏類兮石爲可久  
文亦播揚行佛事兮天寶八載二月晦建

元

重修廟學記

王

暉

元人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三六

覃懷風土距太行之陽川平氣淑山水秀麗而遠舒  
發於寧者爲多故人傑地靈自昔無荒寒僻野之陋  
至元壬午冬前州將劉侯與予同在京師間相會肆  
談懷衛間勝槩疊疊忘倦因及縣之廟學興替本末  
告予曰廟自宋歷今雖制量不齊隨時徙建甚備歷  
壬辰雲擾俎豆不遑賴先師家府爲主張是故已圯  
者隨葺堅完者俾勿壞乃以有道王君文玉陳君友  
雷趙君宜中輩前後顧筦得歸然存於兵燹之餘力  
勉其幸也至元癸酉不肖自鄭秩滿來歸顧

像歲日或久風雨侵剝黧昧狼籍無復於舊荷新之責遂不克舉乃倡帥官庠日以修治崇飾爲事御史栢德思季又從而贊焉經調官蒲陽彭三明府十年間皆次第而作新之遂延致教官日誘諸生講肄於中復申請有司得洒掃十餘人春秋奠獻鐘鼓鏗鏘禮容升降蓋肅如也侯之素願雖畢而明德新民之教尙未敢議也予曰不然郡邑之政似有緩而急者學校是也學校者三代之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則小民親于下其所以關係風化固不的然而彰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二十九

歟若夫山川英萃之氣氤氳開闢鍾音孕秀曾無今昔醇漓之間至於涵養薄俗作成善類寔庠序基而本之役之來者復能尊崇勉勵以極菁莪樂育之美異時人材輩出如近代進士張夢陽郭徽張表祁仲趙觀以文采風流照映一時誠不難矣劉侯曰有味哉子之言也請筆之歸而刻諸麗石庶幾有讀斯文而興起者焉

龍祠禱雨記

馬

二十九

縣北兩舍而近有峪曰溫盤崖顛飛泉名曰

鍊千尺聲勢洶怒奪目駭心下滙爲潭深詎易測也  
得二龍宅之人有見之者或白如練或如金色潭西  
南有祠故節使劉公所建石碑字刻大畧記龍公姓  
白失其諱與黑龍爭是潭山麓瓜迹至今宛然首末  
與張宣城焦士臺類焉時遇旱遠近官民祈雨者靈  
應之迹榜於屋壁殆徧大德丁未自秋徂冬三月不  
雨監邑公伯不花乃齋戒三日率僚屬詣祠旣禱仍  
瓶潭水歸置壇行祠朝夕膏香致敬不懈越三日雨  
大作公以旨酒嘉穀答神之休謂僚屬曰祀典有之  
能禦大菑則祠能濟大旱則祠有大功於民則祠是  
神也易歉爲豐變枯爲榮非禦菑濟旱有功於人乎  
卽具其事申府乞達朝廷顯加封號前號畧巡檢閭  
從謂鄉中士夫諸老曰公能揚神之休我獨不能紀  
公之美乎求余文勒諸石伯不花公蒙古人氏

重修文廟記

李天秩 元人

修武廟學在縣治之南廣袤數百步地勢爽塏可以  
宅神妥靈也考於廟碑當前金天會中縣令翟中舍  
進士王紹祖實始建基凡禮殿三楹高廣視王公之



泃州先聖鄒克二公下逮十哲神像及兩廡端門講  
堂碑亭以次咸具獲存於壬辰劫火之餘豈非神物  
護持而然耶昔在承平風俗淳粹人材輩出是以廟  
學甲於他邑至今猶播美談也逮天啓皇元奄有區  
夏戢武功而尚文治至元十禩縣尹蒲察全仁憫其  
廟經歲久土木崩摧慨然以興復爲任締構一新其  
經始落成內翰王公述之已具歲踰三紀政歷數輩  
時有增葺皆非力致勢劫而樂爲之是可尚已復有  
以斯爲不急漫不加省日寢摧廢是爲不知務也然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學

物不可終否受之以革大德己酉承事閭公來尹是  
邑公能廉好義勤政恤民顧其廟貌弗稱神居謀欲  
完葺者屢或尼或行事因遂寢至大辛亥秋七月乃  
興厥功爰卜吉日取貲於官庸力於民躬董斯役朝  
作夕休自禮殿以降缺者補傾者正腐者新圯者墁  
塗丹雘飾粉藻輪焉奐焉初若未嘗毀而又加壯麗  
焉仍命繪七十子及十大儒像袞冕章黻彰施可徵  
以備春秋之祀禮也先是大德丁未秋七月聖朝加  
諡夫子大成徽號詔告天下公爲磨堅珉書盛事樹

豐碑端門之右抑嘗課農俾立鄉校以風民俗庠  
旣成文石紀績已龕於壁上丁工以廟借來告  
公率僚屬諸儒釋奠於庭元弁朱裳步武舒徐享獻  
如禮八音鏗鏘以駭衆聽觀之者如雲集鱗次日美  
哉斯役昔僖公復泮於魯文翁興學於蜀亦弗多愧  
旣卒其事具宴以歆神胙予適陪位諸儒合辭起曰  
今邑宰閣公崇飾儒宮敦尚文教集子弟之後秀者  
就學絃誦洋洋爲今美觀自昔迄今百有餘歲迭興  
迭廢而次第之難若此學必有記以誌本末幸吾子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三

文之予辭愈篤而請益堅敢以不敏記之夫物之有  
形而利於民用者則有成毀新舊之別理之常也宮  
室吾知蔽風雨也頽漏者補葺可以新衣服禦寒暑  
也垢膩者澣濯可以潔未肯遽易而棄則其用於人  
而可久聖人之道無形之可擬初無古今興廢之殊  
天生蒸民各秉恒性皆知由之於人倫日用之間今  
爲物欲之所蔽故明德不明惟其不能自明故必待  
振作而開牖之此三代而下設學校教之以復天下  
之道而作新之如是則人物之理何以異哉斯學之

成異時人因教而致公卿爲善良者實基於此公諡  
珪字用之晉寧人蒞事三載籍籍有聲推此則他政  
可卜矣時元至大二年歲次辛亥秋八月二十二日  
立石

明

新城記

翰林院  
侍講 劉儼  
吉水人

正統十四年秋月北鄙告警是時承平日久民不知  
兵皆震驚欲遠遁廷議近邊郡縣合築城以衛內捍  
外使其民有恃而不恐詔許之修武地界西北邊且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三

當往來之衝乃率先修葺爲防禦計然卑隘削薄若  
環堵然故民雖依以安而昔之震驚自若也縣尹郭  
侯甚患之而相時未可以改圖景泰三年春四方無  
兵革之驚時和年稔民用靖康侯曰吾可以有爲矣  
乃屬其耆老士夫諭以興築之利不築之害衆皆再  
拜稽首曰侯以是惠我民真父母也莫不爭先趨令  
以後爲羞侯躬親臨之不督不期自正月始至二月  
卒工城高二丈五尺下濶視高減五之一四圍各有  
門門爲樓重簷複道城之上爲敵樓戰屋凡若干間

晉潭堅壯麗葺自關中達於京師凡道途所過州郡  
城池未能或之過也初侯之興是役民雖樂從然皆  
謂工大費繁非積數稔殆未可集至是未兩月告厥  
成功蓋侯經營有方處置得宜一力不妄用一財不  
妄費復掘得古錢數十萬竣事餘以復百姓租故事  
速成而民益德之欲刻石著侯之功於是鄉貢進士  
張圯來京徵予記惟昔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於楚邱  
治其城市宮室各得其宜國人悅而美之作詩以歌  
其事文公之名因以赫然於後世修武去衛爲近狄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四四

人之難雖非衛之比而郭侯建置預備殆不下之惜  
予言不能如詩使侯之名赫赫然於後世也然功者  
名之實郭侯有功於是城城存則名存矣奚待予言  
哉侯名應誠西蜀富順世家父廉永樂辛卯進士拜  
湖江道監察御史有賢名侯蓋得於家庭有素故其  
政之始於修武者尤多茲歲嘉禾生於邑中是其應  
也予獨記此者俾後之欲知侯者尙有所攷又以見  
侯之政知急先務云景泰癸酉二月己亥日立

歲貢題名記

舉人

王

景邑人

太祖高皇帝統有天下誕敷文德以復先王之舊內  
建國子監外設府州學分命儒臣教育士類爰開三  
年大比之科又慮人材有尼復立歲貢之法使之本  
於鄉序於庠闈於有司者然後升於禮部而上於朝  
試其業得雋始入國子監繼試諸吏事而出身有差  
列聖相承率循是道於今幾百年矣其以謀猷在近  
侍材操佐六卿以寬洪廉察任藩憲以循良豈第爲  
郡縣者於大比之選殆不多讓一何盛哉修武爲中  
州文獻之邦士之遊學校而出於茲舉者累有其人

然非傳諸不朽將使出於先者何所榮而生於後者  
何所鑒哉崑山張君謙令茲邑適值保定蔡君璵吳  
橋張君嵩來典教事相與謀琢石題其名所以宣士  
德意風示後學也間屬予記之夫古之有功或紀於  
太常或銘於鼎彝以至石鼓之文諫院之作是皆欲  
傳諸不朽者也今諸君子列名於上皆出處以正先  
後之有官守發於先者其淑慝已較然矣發於後者  
惡可不敦實以副其名乎趙宋中葉立八行取士科  
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相補太

學士舍知台州李諤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而避之  
良以全行爲難耳今朝廷之立是法雖文之取而實  
行寓焉無非因其言以求其所至由其迹以信其所  
存卽古鄉舉里選之遺意也苟後之來者不務實行  
惟文藝是圖覬僥倖於萬一則將併其名而喪之矣  
故余書其大畧以規仍虛其左以俟

科第題名記

蔣瑛

修武古寧邑周武王勒兵於寧故名歷漢至元其間  
更改不一我朝奄有天下仍復爲修武而隸懷慶焉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四六

邑有學尚矣古者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之優者  
而賓興之登於天府而任用焉我朝列聖相承稽古  
崇文士類漸染登儒科躋顯宦真才實德未有如今  
日之盛者也天順甲申夏教諭蔡公與訓導張公崑  
會知縣張公謙議之曰先王之世士之爲善者表厥  
宅里樹之風聲蓋所以寓獎勵之道也修武爲覃懷  
鉅邑山川秀麗士生其間豪傑俊偉每當大比魁多  
士對大廷者累有其人施於有政文章道德炳然煥  
然而題名之石未有誠缺典也盍礪石題名以爲

來之勸乎張公聞而是之於是各捐已俸鑿貞石  
國初至今登虎榜題雁塔者若干人勒其名氏於上  
用垂不朽請予記之予曰題名立石盛事也於以彰  
既往詔將來蓋示激勵勸相之道焉世之爲政教者  
朝夕汲汲焉校簿書呻佔畢知其勤勞自以爲政教  
莫急於此至於關風教垂久遠之事乃忽之而不爲  
今三公斯舉誠所謂知所先而士之列名斯石者亦  
可謂榮矣若夫名節之芬芳事業之鏗鉤勒鼎彝垂  
竹帛次序於凌烟麒麟之上者此在諸君子力行何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望

如耳而予之所以望於諸子者亦此也然則後之人  
有讀是碑者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佞某也  
廉某也貪某爲循良某爲酷吏其可畏如此此又在  
諸君子操存何如耳則非予之所敢知也是爲記

百家巖記

李濂

太行轟轟數千里雄跨河北諸郡而山之所至隨地  
得名其實皆太行也修武之北五十里有曰百家巖  
者以巖首稍平可容百家也嘉靖乙巳春三月余下  
天壇旋軫取道修武往觀百家巖之勝乃由馬坊村

竝山北走度岡嶺數重失道入灌莽中遇樵翁指示  
小徑草樹叢密攀緣以上石路歆仄愈進愈峻至其  
處則見飛峯疊巘懸崖峭壑連亘起伏若迎若送若  
拱若揖若拒若鬪堆蒼積翠煙霏冥濛不可勝窮太  
行穠秀此當爲冠而叢林崇明寺實據其形土人謂  
之百家巖寺創於高齊唐稠禪師益拓大之臺殿寮  
宇咸壯麗乃若冷然自山而下濺濺有聲穿儻殿之  
礎流入僧厨者玉女泉也一泓湛然影沉沉紺寒在  
儻殿之後者明月池也朱欄碧牖當池之陽四面敞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巽

豁可凭可眺者環翠亭也驀儻殿之西有石如砥可  
坐而飲面對瀑布泉如千丈珠簾噴水灑雪涼氣颯  
颯侵入肌骨者劉伶醒酒臺也臺下有池方廣踰數  
丈泉出其中四時不涸者嵇康淬劍池也宋嘉定四  
年河北提刑曹涇楷書醒酒臺淬劍池六巨字刻石  
上而鍛竈乃在淬劍池之畔云由醒酒臺而上廢址  
宛然有磴可躡者避暑樓也相傳漢獻帝爲山陽公  
時嘗避暑於此瀑布泉之旁有稠禪師庵庵左多生  
龍鬚草凡禱雨者率采之以塞瓶口宅山所無也巖



上有二洞于佛洞在洞即庵上而觀音洞乃在玉女泉下皆空透可居也王烈泉在伽藍殿後絕壁上烈遇石髓卽此也寺中有斷碑數十皆剝落不可讀所可見者唐杜鴻漸元張琬二碑王暉馬子安數絕句也風景殊絕徘徊忘歸漫志其槩以貽好事者

寧邑記

李濂

己暮春至寧邑寧邑者昔賢棲遲之區也出邑之北門二十里至真清觀閱邱長春所書劉海蟾入道石刻觀前有古潭瑩澈如鏡相傳海蟾子洗丹處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聖九

也又十里抵山陽城一曰濁鹿城漢獻帝之墓在焉曰禪陵魏曹丕逼帝受禪奉帝爲山陽公居此陵之東五十步有漢獻帝廟傾圮厓側正德初蜀人冷宗元爲邑令復其守陵者二戶余至其處見孤塚如阜封巖荒涼荆蔓蒙茸不勝異代黍離之感晉七賢竹林亦在茲地向子期所謂山陽舊居者也余徘徊四顧絕無一竹尋訪遺蹟得一寺實七賢堂舊址蓋後人建堂於竹林以祀七賢者艸莽中臥一斷碣隱隱行字可攷元末始改建山陽寺又曰竹林寺云七子

景元中政歸司馬氏時事日非懼禍及以茲地  
近諱洛泉谷幽僻乃相率爲竹林之游以自放焉初  
七子之縱酒也實欲開關沉晦冀免刑戮顧亦有弗  
能免者君子處世之大方其別有道乎乃若蘇門之  
孫公則得之矣余游山陽迤邐至六真山訪六真修  
煉之迹山南有洞曰六真洞深邃窈冥不可入聞其  
中有數丹竈洞前舊有六真觀今廢而新河之水自  
六真山合王母泉南流入吳澤陂六真者邱處機劉  
處元譚處端王處一郝大通馬鈺也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五

修武縣新開泮池記

進士 周 佑 邑人

由縣治折而西五十步而近爲文廟創葺具志中歲  
久浸壞室宇圯敝不任風雨且泮池在櫺星樹戟之  
間湫隘迫塞夷若污甄游息其中者亦萎然不復自  
振故昔之比舍伊唔聲徹於旦今鞠爲茂草昔之登  
春秋榜者科不乏人今八十年而遠望若河清矣豈  
士習不力耶抑地氣使然耶萬曆十九年辛卯督學  
使者周公校修士大爲稱賞訊科第事驚且疑久之  
及文旄東指過學故處憮然曰地氣與文運通惡有

迫塞傾圮若是而能使人文之休昌乎急移慮泮池於櫺星門之外會邑乏令署事者憚於興作之勞且地爲居民生產簷枅啄望欲一撤爲通衢誰其聽之幼兒老婦啼訴几案前日無寧時事幾報罷適侯邵銓得修令甫下車人來言前事卽慨然曰此當事廣燠學宮至意奈何以一二匹夫匹婦故中止乎招所居民佯恐喝之曰爾欲撼公議哉隨出囊中金與之曰爾無作怨言酌爾直事遂定時郡守詹公丞劉公倅喬公理王公下及學博弟子併鄉民慕義者各捐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五十一

賢佐之共買地東西八步有奇南北二十八步鑿池其中疊磚爲甃架石爲橋繞以石檻障以木屏規制宏敞過者改觀是秋周生佑卽上鄉書侯喜甚復諭諸弟子曰多士勗哉地靈人傑業已有徵矣吾益爲汝成之修大成殿五間東西廡各七間禮門三間櫺星門三間明倫堂五間東西齋房各五間門二座棟楹聳邃丹堊映錯遊其中者目爽心開若置身於清虛異境而忘其爲昔日之陋者則昔之萎然者將奮然起而建鼓登壇繩繩接武以繼曩時之盛者不可

應指侯哉昔文翁起學宮於成都市蜀士文雅比於  
齊魯而文翁之政遂爲循良稱首侯之振起士風視  
文翁奚啻過之則後有傳循良使昭代吏治光於千  
古者舍侯其誰首哉余敬掇拾其事以俟採焉周諱  
夢暘江西吉水人詹諱啓東福建安溪人劉諱應聘  
山西翼城人喬諱萬里直隸華亭人王諱如堅江西  
安福人邵諱炯直隸安州人餘悉勒名碑陰

修武縣修城記

占事府 冠 江西 少占 人

自鴻雁莫集萑澤弄兵一二挾里升虛邑恃人治狀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三

博上官譽之士率舍寃圖而問高深以迫始受事之  
賢令令無不人人談城垣急乃成効罕覩而吏議踵  
至矣修武爲豫屬巘邑武廟時山寇竊發邑無險可  
恃殘掠獨甚迄今上崇禎之五年寇變再告邇來轄  
軒公車皆能言修武城垣得失益扼腕任事之難蓋  
國家燕鼎環輔之巨郡三其在豫之軍懷修武實當  
西南外輔周武王所爲寧邑勒兵杜牧之論河北精  
銳盡在於茲當事者乃無能和衆糾民以庶幾於干  
城鎧笠而區區土壤憑借國家將焉用此廓城且修

武又非易城之地其土盧盧然散其沙礫浮浮然風  
舉其并舍澌澌然荒落於寇賊一再蹂躪之後輕用  
其力則無民重用其力則無城易視城則無城之兵  
難視城則無城之令自修武思之天下事何一非難  
易輕重首鼠哉袁山周湛若使君受修武事甫數月  
賊耽騁禽息如異時之踉蹌修武固且摩厲於不呼  
之城或以築歌或以守謠或以望關喜若弗問有異  
時色變者異哉修武民歌則旅之謠則舞之喜則主  
之以旅以舞以主臚傳而聞之史氏余爲之起而嘆

曰周使君其殆庶幾乎難易在心而輕重勿併於天  
下者乎易繫有言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不  
豫而動春秋爲之譏南門惟豫乃利建侯行師作樂  
崇德殷薦之上帝使君以受事未幾城修武而和其  
衆於歌舞之塗其必盱豫益又可知矣聞之輶軒公  
車言修武成城不出里而募鹽兵不需索賦而節用  
奇力不苟且上官檄而撫摩勸相此其爲使君奏豫  
之道也哉夫繇異時言之修武城爲政由今言之修  
武爲政令爲政者豫矣夫使君占豫而行高深之

政雖詩所稱南仲城朔方以奏於襄曷以加焉後之  
撫斯城者尚亦思究圖庀積銳以無忘難易輕重之  
今昔歟城去京師西南外輔近其陰則太行巍翼其  
陽則沁水縈帶右輝左懷州地居然耀德而勢是不  
可無城周使君治城長千有一百丈廣舊城四之三  
高舊城一雉城之樓四城角望樓者八城堞堦凡千  
四百有奇十堞一堡十堡一整環城有更廬櫺比復  
爲濬隍廣袤二丈許寬丈許肇始於崇禎八年乙亥  
二月八日五閱月而成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五十四

創建奎樓記

庠生

王賓王

邑人

邑侯劉於崇禎壬午秌來宰甯見甯之士民均病民  
病於土荒而稅不減士病於藝荒而迹不揚侯憫之  
卽循覽阡陌其爲石田者十有七則除其七其爲易  
田者十有三僅賦其三民始嗚嗚有起色已群諸生  
而課之亦復英英可采而飛鳴者卒鮮其人侯恠之  
僉曰甯之黷國初在衙之乾自洪永至成化間科不  
乏人有多至二三者有甚至七八者後徙於衙之坤  
八十年不一上賢書焉萬歷辛卯春督學周公夢陽

邇之嫌其隘塞撤民居而通其衢且廣其泮是歲爍  
周氏佑者卽應運興後爲名進士丙午王氏玉鉉者  
復冠兩河天啓甲子夏郡守王公燝善堪輿術仍尋  
故址而徙之丁卯張氏三就者亦應運興繼成進士  
今復寥寥豈地氣尚未備耶侯聞之外眺河山之勢  
內察城郭之形乃瞭然曰巽居西北地峻而城之東  
南稍卑氣傾而無以砥之宜精光之不逆蓋也樓奎  
於巽隅凌睥睨而高之或可以返當年之盛乎僉曰  
唯唯侯出俸金以倡而博士弟子員胥和之始事於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五

壬午之十一月告成於壬午之十二月或有疑之者  
曰奎主文章位極之西北而樓之於東南無乃戾乎  
侯應之曰奎雖繫於西北而在地則爲魯之分壘魯  
人奎度所以文章甲於千古而以極論則魯正極之  
東南隅也甯爲邑衙卽其極巽建於西北所以映天  
之奎也樓建於東南所以映地之奎也奎光直映人  
文當必蔚興矣雖然二三子尤宜勵乃志篤乃功背  
城借一以無負予鳶魚之苦心不則譬之病者然已  
不自珍而徒恃醫者之理其外亦未見其愈也已

修武縣儒學鄉賢祠記

王時春

鄉賢者何祠邑之鄉而賢者也修武夙稱名邦賢人不乏但祠宇久廢非有賢侯出而慨然以追崇往哲弗克振舉茲邑侯趙公來治修之明年政通人和百廢悉興其建義倉廣儲積使民有養復飭學宮完教化惓惓以追崇往哲是事斯時也督學憲副衷公移文修復鄉賢以表章先哲風勵後人公僉卜輿論得鄉科任蔚州知州進階中順大夫姜先生鄙歷任碑志表上會袁公總憲荆湖事寢葢三年復上憲副容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五十六

公且請且又采諸輿論前後無異申勘再三而事始定遂鳩工聚材建祠於學宮之後而姜先生祀焉顧元宋而上諸先生德業行誼彪炳志牒勿論已乃寥寥二百年間名鄉顯宦獨姜先生以賢入祀豈偶然哉嘗讀先生撫蔚去思碑而入名宦志載傳文玘千餘人赴闕泣留及修堡有功欽賜綵緞加俸寵賚事見於太常董公碑侍御韓公疏至今照耀人耳目乃知先生傑然有古循良風解組而歸又以禮致仕終始無少虧玷且也詢諸邑學士咸稱先生自幼冲時



若謙守默至論國家可否屹有萬人獨往之勇加遺  
祭義二田以光祖洽族今猶存焉夫以彼官守之德  
業而居鄉行誼又如此固蔚然醇士以祀鄉賢宜也  
其先生之孫若光祖者悉能恪守先德孝行著聞孰  
非先生之賢所貽哉是先生固賢然非邑侯之賢孰  
與祀之所謂夷齊雖聖得孔子而名益彰有以也往  
哲之追崇趙公之賢不益彰乎嗣是修之人士觀感  
而興起者皆趙公賢父母所激勸矣卽追崇往哲固  
趙公之徽烈光於其前卽後之人觀感而興起益趙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五七

公之德化垂於其後趙公真賢矣哉趙公諱可學號  
至吾任縣人其所爲善政難以盡述茲鄉賢祠成特  
舉而記之用志不忘云

百巖寺重修儺殿記

馬 潤

百家巖寺在太行半山中層巒疊嶂或峙於後或拱  
於旁或伏於前水出石中清流遶屋可以濯纓可以  
洗耳晉魏唐宋以來遊人騷客代有遺蹟避暑有樓  
醒酒有臺萍劍有池紀載題詠有詩有文蓋一邑之  
勝地也友人范仰之與予嘗一登覽焉巖前佛殿煥

然一新營佛像以金碧繪棟梁以五彩規模宏麗於  
舊有光其寺僧有曰滿舟者偕其同事曰滿山再拜  
於前曰願有以紀其歲月予以不文辭而明日請益  
堅則問之曰主其事者爲誰滿舟曰殿之在東者吾  
師幸俊建于昔者也殿之在西者吾師幸俊建於今  
者也問其工費之多少則曰材木取之於山瓦甃陶  
之於冶力役雇之於人以錢計者幾千緡以粟計者  
百餘石耳問其錢穀之出入則曰施之於鄉人者三  
之二取于山田者三之一歛之於衣鉢者亦足以助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五

其不及焉而皆吾師之所綜理也問其修造之本末  
則曰經始於正德庚午落成于嘉靖丁亥然功未畢  
而吾師沒苟完美繼以成吾師之志者滿舟亦與有  
力焉嗚呼天下之事不患乎功之不成而患乎信之  
不篤幸俊之爲師滿舟之爲弟子皆能篤信其所學  
者而崇奉之且欲勒諸石以傳不朽可謂能振彼宗  
風而有功于釋教者矣使易其所學者而爲士農工  
商焉則必能各勤其事爲公卿大夫焉則必能各勤  
其職天下國家之事何患乎功之不成也哉惜乎其

得乎彼而失乎此也予學孔子者也其所以傳之信之者視彼反不能無愧也乃樂於山水之勝而有以識吾之遊也故直書其所言者以爲記

楊念齋遷守霍州去思碑

進士周佑邑人

侯令寧五載政成遷刺霍州以去士民肖像以祠復詣余請曰吾儕無侯何以有今日哉先年乙酉秋七月不雨室赭道彊明年二麥就槁征輸急於風火民思闔戶遠竄侯時下車授事請蠲請賑長跽大吏之前移時不肯去竟得請又明年有冰雹之變麥禾如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五九

割又明年沁決桃村口田廬漂沒舟浮城門之內侯履畝問疾苦掩泣而食不下視已酉有加焉三四年間水旱頻仍民之命一髮引之矣咸須臾於侯之膝下以竊餘生無侯何以有今日哉今年甲寅春福藩之國棚殿輿輦供給之費齒搜髮縷猶恐莫必其命侯委曲裁削上不失九重親親之意下不斃百里元元之命卒帖然克襄鉅典每年夏秋之稅令納者自減目匪有佚於格者稍加鞭朴則引扇障面而不忍視至今以稅額奪俸羈西行之駕未嘗怒形於色

有質成者卽引見開諭俟有更新者卽置之不問且  
廉以自持贖餒羨餘之屬毫不染指數年來未嘗以  
一鮮衣一美食自奉其他節郵傳卹孤貧勸稼穡興  
學校難以纓指雖兩臺旌薦恩綸褒寵今又有霍州  
之命似足少酬其功其如吾民之不獲久庇於侯何  
哉余謂史稱循吏所居無赫赫之名去後當見思夫  
無赫赫矣胡思也夫子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豈以  
赫赫者雖目前可喜而於平易之旨無當耶閩寧之  
先有粵之越侯者守法人也遷滇之趙州焉又其先

有直之邵侯者慧心人也遷陝之商州焉此二人者  
各以一察自好故卒浮沉馭歷而不盡見其長侯明  
足以洞人之隱而不盡露其明不骫法以徇民而亦  
不盡用其法仁心爲質設誠而致行之所稱古之遺  
愛非耶吾聞霍地狹而事減其財賦不足以當寧之  
十七雖有強宗難禦會不足以當福藩之百一輕車  
熟路可坐而措之矣異日位益隆德施益溥寧之食  
福於侯者寧有旣哉昔人云仁者必有後又知侯之  
食報於天者當益未艾矣故掇其事而系以詞曰

關西夫子世清白兮爰有蒞人守世德兮山城災殄  
旱魃孽兮陽侯鼓波冰雹剝兮田廬焚蕩民吭搯兮  
惟公賑卹覆以腋兮天黃分派繁費嶼兮貂璫剝噬  
腐鼠嚇兮惟公抗庇勢以格兮政成報最恩寵奕兮  
四駢夙駕簡書迨兮民罔常懷心恐結兮千秋而下  
石可泐兮名不可滅兮

重修黑龍祀記

進士

周

佑邑人

治北五十里而近有溫盤峪中有黑白二龍潭白者  
據山之陽懸崖飛注泓深叵測折而北可五里而遠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卒

兩山中劈潭水出焉洶湧壑磴滂淵幽杳雷霧陰森  
魚蝦盡黑爲黑龍潭云世傳二龍共鬪穿山直走瓜  
跡着石今尚可尋龍時偃仰水上居人見而駭之因  
禱雨於此最有靈應潭之左因山闢址斬棘架楹肖  
像其中禱者就而拜焉萬歷丁亥修大旱百里盡赤  
幾爲無歲時郡丞劉公署厥事愀然憫之詣潭虔禱  
爲民請命曰龍雄鎮一方而旱若是獨不能洒爪甲  
之沫以活人乎越日甘霖大注士民歡呼旱不爲災  
公集父老諭之曰龍德我哉微龍無歲微歲無民哉

不能一日安於此也其修祠報之鄉民崔某跪而前  
曰某魏村之里左民也距潭十里而近某請修之便  
且是祠亦某先世之所營也公可之于是運斤型土  
走繩削墨撤其腐圯廣其湫隘越月而祠用成復謁  
余曰公德我哉微歲無民微龍無歲微公龍未必雨  
于我也其勒石記之余惟神人無二理感應無二機  
當公初禱時豈有禹吹苒草以致呪于龍不過以愛  
民之心出于真切懇至有足以自通於神明者石井  
之岡一日回枯溢口之祠千里生潤彼其德化未聞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三

猶靈應若是况公之績炳循良陋戎牧于不齒者而  
顧爽其應乎然公以民之故而通于神民以神之故  
而通於公修祠之請此某之所以任焉而弗辭也且  
聞之博物志云龍所居者宮室必鮮麗則山麓之區  
宇雖不足以棲靈接嚮亦必有欣然而當其心者則  
後之禱者不必皆公而後應凡有應者亦未必非公  
之所遺矣公諱某歷任至今官所至有碑祠勲名方  
木艾云

三文公祠堂記

王

教

祥符

三文公祠祀唐韓文公宋朱文公元許文正公也先是河南巡撫都憲內江李公暨督學憲副濟南邊公移文治屬訪有先賢祠墓令修復之所以重古道崇正學敦薄俗而啓來裔也時冷君宰修武亦以追崇往哲爲念因考韓文公上世居縣北南陽城公實修人也而學宮西舊祀朱許二公祠歲久就圯而公且未與乃上請于當道增肖韓公像于中并撤其祠而新之祠三間左右有室啓閉有門皆君自規畫未嘗賦于民焉祠成君具牲醴率邑之官士享之而以狀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三

屬王教爲記教曰文者道之顯也自圖書之出而聖人始有八卦九疇之作繼是而聖迭興有因卦疇以建中者有演卦爻而繫以辭者有序疇爲洪範傳易之十翼者一脉相傳之緒皆道也文也後世聖人不作以假亂真道喪文敝至五胡六朝極矣韓公崛起於李唐含英咀華原道詆佛屹然一代山斗蘇子曰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不其信乎由唐迨宋諸儒彬彬至精有周至大有邵至正有程惟朱公集諸子而一貫之所以折衷群言同歸而一致者如執

左券然厥功偉矣許公不辰生逢故元先得朱子之書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斯道賴以不墜嗚呼三文公者世異而心同爵異而謚同其裨益聖道羽翼聖經之功千載不可泯滅崇德報功天下固宜祀之豈但修武而已哉雖然修之人士春秋祭祀登降堂几肅然若覲其容愾然若聞其聲寧不有感而興起於斯文也邪此又冷君增祀建祠以望後學之深意也君名宗元字體仁蜀榮昌世家云

分巡河北道僉事劉公生祠碑記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本四

解元 王玉鉉 邑人

公之監河北也在嘉靖之四十年今爲萬歷之己亥蓋三十有八年矣而郡司馬鄭公始署懷篆往昔景賢哲之事而吾鄉父老沐公之政謳吟而思慕之如不克及者始慨然思藉以致懷焉則相與詣不佞等謀曰明興二百年而吾郡若邑之民得分巡劉公始爲一更生云洪武初爲守鐵木兒抗王師統一之後定吾郡歲賦四十萬故計八郡則吾郡重而計吾郡之六邑則吾邑又重近一百年吾邑合苦吾邑而力



不能均之郡吾郡守苦吾郡而力不能均之河南諸  
旁郡吾郡若邑之民有坐罷而已至嘉靖四十年公  
始爲一均且蠲之而向之所定四十萬者四分之而  
計減其一京邊糧以周甫告改去一千石有奇兌軍  
米以曹琴告改去一千三百石有奇均分濟源六縣  
荒糧除去五萬八千八百兩有奇歷日紙張 襖等  
銀改去一千六百兩有奇派汝南二郡料價改去六  
百兩有奇民兵銀改去一千二百兩舉場棘針銀改  
去四百兩派儀封等縣修理廨宇銀省去一百兩有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記

卒五

奇銀差改去

均分濟源六縣河夫裁去二百

名青夫裁去一百名力差裁去一百四十三名存留

修堤護守親籓夫裁去二百名覃懷驢頭改去四十

一名撥襄城等縣其他賑匱乏興學校戢盜賊禱雨

雨應禱雪雪應諸所造福於郡若邑者不可勝紀而

均且蠲至鉅萬所爲郡若邑之福更遠而大故當時

遭亡之民瞻烏爰止者公採之及今三十餘年民且

享太平之世嬉遊而歌誦者公字之而休養生息以

至萬世則又公貽之也公且老不獲奉公邑且無所

致報公庶幾徼朝廷褒功報德之典當吾世而見名  
祀致吾懷萬分一乎哉於是不佞某等及鄉民某等  
請官祀公而申鄭公申部視學使者徐公照例顧弗  
得也則復請申祀公曰此將爲公甘棠也而祀之亦  
弗得乎哉鄭公以報今分守朱公朱公好恤民亦如  
公之爲人故令吾郡若邑之民得遂所私焉擇地於  
南門之外爲生祠王子曰吾讀甘棠詩見民不忘召  
公聽訟處而所謂爲善之政不概見及讀名誥之篇  
稱無疆惟恤而周公之稱君奭亦曰今女永念知其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六

所圖於民者大也假令公修一令斷一獄則亦小補  
之而已其與幾何惟均且蠲鉅萬卽三十年爲三十  
鉅萬卽累百年爲累百鉅萬豈不無疆而永也哉茲  
甘棠所以再賦也抑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公吐  
吾郡若邑而賦均且蠲將無偏黨乎哉而吾郡若邑  
之祀公抑將無偏黨公乎哉哀多益寡豈非以其

耶故無私余過安陽橋橋畔有公祀將無安陽之  
民亦私公乎哉吾郡若邑之思知吾境已耳觀安陽  
祀則人以公爲私人以爲私則無私矣燕世家稱燕

血食有九百歲歸之名公之烈公去河北不數年而  
復齋公以進士讀中秘書數年而用齋公亦成進士  
數年而二公入造滕出金湯萬里則公之烈又不獨  
吾郡若邑及安陽之祀而已雖然吾郡賦今三十萬  
計今他郡尚不滿三之一吾郡地畝以二百四十武  
計他郡以三百六十武計歲賦則又減三之一監茲  
地者又能無感於公也耶

李主簿去思碑

南陽  
教授 趙宜中

歲在甲辰夏邑人李全張傑等來謁曰主簿李公佐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李

縣三載清謹著聞薰播於人今仄期已代遺愛良存  
願文諸石以表去思之情乃諭之曰夫民天下之本  
分天下之民而牧之者郡邑之良吏也然郡之爲治  
總其大綱而養成於縣與民邈然弗相逮至於縣則  
躬臨面命徵求訟役朝夕相親故爲縣者難於郡則  
貳其縣者爲尤難也甯邑當東西之衝事務繁滋任  
是職者其難可知矣公蒞政以來廉以自律勤於奉  
公門却苞苴之間事絕請托之私寬而愛民刑不濫  
用至於一政之施一訟之聽或矛盾引諭開導必歸

於是而後已歲旱禱神而應以時雨例造裘裳而寬  
限舒民懇訢凶災而乞減常租之入割俸代民以抵  
備藩王之用復修泮宮振文教舉前政之未行完昔  
人之未備此亦仁如成已成物善端之發也古之所  
謂良二千石者承流宣化盡心推治以濟養斯民爲  
任叔世往往以吏爲商措克漁獵厲民自養否則稊  
稊苟且怠忽廢事顧民利病若秦越之人相視肥瘠  
了不關心公黽勉修潔挺然特拔於滔滔衆流之中  
履正奉公不爲私計利染所謂饑易食渴易飲人之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李

不能忘者其在於斯乎公諱鐸字振文世居齊右大  
父源山東淮南行省都事父蹊溧陽路府知事叔傑  
故吏部尚書公天姿穎悟學道明經不屑於章句由  
學正起身累官將仕佐郎修武縣主簿先調蒲臺縣  
前後二政俱以清謹稱鸞棲小邑試手解牛之刀將  
來不次之用匪易期也因採輿人之言用志其去思  
云

萬二尹去思碑記

解元

王玉鉉

邑人

公之丞修也自丞光祿署出也公文恭公季子文恭

公門生故吏半天下所姻親多當世賢名公卿公髫  
年遊黌序屢試弗售繼而爲太學生聲稱籍甚又嗜  
交當世賢士大夫其丞光祿署當世賢士大夫多往  
來邸中者是以外補吾修丞修城不斗大而公以丞  
二令始至意若不可者曰修之丞而余也乎哉廳之  
前置精舍取文恭公詩句中冰蘖字扁其舍曰冰蘖  
亭示不忘文恭公且其志也舍旁樹花石築草樓一  
間僅容足引清風兩腋其上胸次益悠悠也修丞例  
職辦稅清軍受令批訟詞丞才郡及司批訟詞亦將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九

至廳無暇日公又且曰夫余而非修之丞也乎哉又  
且效若職惟勤茲修稅素筆楚不能辦公初至卽不  
廢筆楚然容色每愴不忍動且溫語勸諭不獨非我  
意亦非今侯意功令固自爾爾民感之無不酸心力  
辦者而筆楚漸且不用軍冊歷年久戶多絕盡每清  
勾搜及旁甲里無寧歲有司者不以明也公申直原  
戶倒絕事多以已未嘗侵及旁甲里爲永累受令及  
郡批訟詞一展詞俱悉情故又無不反覆諮詢慎有  
誣枉卽不枉又無不從出輕典初下車邑侯爲越公

公乃尊大人履菴大宗伯萬文恭公之門生也而賢公申所讞詞往往不具牘而越公嘉之註上攷踰年侯卽今吳公吳公又公鄉親也而賢公申所讞詞又往往不具牘而吳公又嘉之註上攷至其廳紙拆織毫無有也鄉民以時獻蔬菓公償之乃過其物所值鄉民德公廉有擬一芹之羞而不忍者公丞修二年城之南有新建玉皇閣夾城河預水間高出城堞拂柳稍烟青相出入公請於侯因洿地爲池栽藕十指種魚千頭植竹千竿時攜盃酒出吟哦其上尋以紙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七

役出踰年返荷已茂竹已苞魚隊隊欲依人公臨之而樂可知也復傍池築亭其上時請侯及學宮先生邑之士大夫游泳焉若曰余而修之丞也乎哉胸次固自悠悠也四年陞通州司馬且行父老嗚公德依依公攀臥不忍釋去勢又復不可留無已向玉皇閣芻亭畔徘徊謀所以見公者曰荷公所華也竹公所蔭也魚公所育也吾儔飲荷之露襲竹之蔭而魚遊其間也是公之撫吾儔而吾儔之媚公也且長子孫世世無窮時也是所以留也乃復求所以不朽於余

而勒之石有讚焉曰

公之心如冰之瑩公之政如曦之晴公之操如蘖之  
苦公之名如棠之馨晴耶馨耶所以爲蘖所以爲冰  
此石此亭將之靡窮是公之不忘我文恭公而名之  
不忘我公

國朝

重修崇明寺暨募施齋田記

刑部  
主事

蕭家芝

河內  
人

天門山峻嶒而尊處割其半爲巖度地得百家之聚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十一

焉故曰百家巖負巖爲寺曰崇明晉稠禪師誅茆構  
舍廊道元所謂南峯北嶺多結禪棲之士東巖西谷  
又利靈之圖也余亡友范龍圖與其伯兄晴麓往往  
爲余道百巖幽勝而此夢未斷長安措措風塵中頭  
顱半白何爲者哉今年秋八月始與寶子雲明家弟  
樹百選勝蘇門過白雲寺絕清水土人指山半浮屠  
卽百家巖精舍入山二里許浮屠甕甌可數然見浮  
屠尚不見寺也又里許亂流拾漑疑環珮鐘鼓之音  
與風雨襍至復罄折行茂林下數盤而上則寺門也

歷階而東禮大雄殿殿後竹數十千秋高夜永微風  
蕭颯而已次東又爲佛殿六楹殿後則明月池池乘  
高瀉下一瀉而南小亭厨次一穿叢篁中委折而度  
山門矣池左攀藤而上稍東有石如几案布席可坐  
數人曰鳳凰臺臺東數武石壁剝然成罅水自罅中  
激冽山谷響應寺衲曰王烈泉清流可漱何必青泥  
石髓作粳飯香乎水濺亂石中躡履溯洞則伽藍殿  
側有柴扉可啓序入瞻拜伽藍夕陽曜景金碧燿燦  
蓋新構也寺衲具食食竟西導去大雄殿數十武數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七

椽脩潔一羽士跌坐其間寺衲謂范晴麓所卜築云  
羽士舊識樹百攜與俱西石長二丈有奇狀如箕舌  
俯窺絕壑大鑿其石曰醒酒臺宋元佑間手筆也臺  
左爲嵇康淬劍池折而西爲稠禪師庵庵在石壁間  
東連王烈泉禿直不受纖塵而壁上潺湲之迹與對  
岸浮屠正相衝擊者寺衲以爲經雨則瀑布乘簷望  
如匹練曠乾未易覲也低徊移時山空月白涼秋不  
寐羽士乃謂余曰子大夫見漢獻帝陵乎鋼駝石馬  
鞠爲茂草此寺亦幾爲敗垣矣上人以順治十有三



載卓錫太行募建伽藍殿四楹葢重蘭茹茶九年於  
茲而後佛堂厨舍以次鳩工工既竣羣謀買田數十  
畝資上人朝夕則又曰得勿以長吏誅求累上人乎  
田遺上人籍則檀越合計戶口共得田若干畝是役  
也十方金布而領袖則范姜二長者將勤氓以誌不  
朽子大夫加之意焉余惟河朔名利東有白雲西有  
月山而躡名賢之履蹟續殘碣於晉元則崇明寺實  
名藪也余豈敢以不文儻哉寺兩名性智楚之德安  
人人稱慧元禪師范名正宗卽晴麓姜名叅龍號御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三

六俱修武人其他姓氏悉載碑陰

百家巖公捐贍田記

御史

趙

旭

邑人

太行之陽有峭壁屢屨背天門面稽山環亂峰而半  
翠微者曰百家巖以其嶮巖嶽寄故曰巖或曰是巖  
也可以容百家故謂之百家巖云晉劉伶嵇康輩猶  
徉於此世所稱竹林七賢是也史稱劉嗜飲嵇好煨  
今醒酒臺淬劍池古蹟猶存他如明月池王烈泉嘯  
臺瀑布諸名勝邑乘誌之余不贅巖之中上倚立壁  
下臨絕壑有梵宇東西對峙曰崇明寺一統志謂天

門山上有精舍卽此寺建於齊時神僧稠禪師師沿山創建二十餘所此其一也今人不呼崇明而呼百巖者山不以寺掩也酈道元記斯地也曰南峯北嶺多結禪棲之士今觀其崖洞紆曲水石幽奧殆信然已建寺以來歷唐宋元明時壞時修然皆無加於其初地限之也寺舊有贍田當兵荒後環山之地鞠爲茂草何有於贍田至順治十三年有孝感僧性智杖錫來遊手闢荆榛日與虎狼雜處獨居空山數載餘樵牧聞盃鉢鐘磬聲始知寺有僧僧無伴也康熙元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十四

年邑之雅慕山水者相與結伴登臨流連信宿香厨之積無三日糧恐養贍無資釋子不可以久留於是多寡不等衆捐地一百五十畝各按里籍隨具領承糧不可賦稅累僧人嗣是有信士各姓氏不等衆捐地二百六十畝合前共地四百餘畝永爲贍田糧在里甲而地實本寺原舊之贍田也且性智手足胼胝不遑寧處葦路藍縷始成熟地各父母俱有印照住持收執卽謀勒石以記厥事會性智遠遊未果其徒海香幼年披剃於此遊江浙今返故山扣其所學識

全五蘊解悟三幡志念沉深雅不欲與火居者屑屑較錙銖恐年久歲湮星移物換贍田不可復識也爰議刊石以垂永久定其畝數正其基址用杜強梁者之侵占且以資養靜者之朝夕更以息貪饕者之妄求一舉而三善備焉海香勉乎哉靜諸品於上方空萬緣於半偈不滯於有不墮於無斯得無所得矣獨有光於釋門已哉

翔建真慶宮記

教諭 范 琥 邑人

真慶宮者雲臺頂之下院也雲臺頂本雲臺山因昔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十五

人立廟以祀真武故更名曰頂頂之創始歲月邈不可攷迨明末饑饉頻仍鋒鏑肆起環頂村落悉成盜藪從此林木茂密徑路閉塞越十餘年有羽士姓梁者來自薊北遙望一峯插天孤峭秀矗狀猶華蓋輒留連不忍去翌日訪之士著裘糧伐道凌絕頂俯視叠嶂層巒四面拱向茲頂聳拔居尊較之天壇武當殆無多讓乃喟然發嘆曰有如此勝槩而顧使棟折垣頽鐘殘碣敗其如吾徒何念念不已因跪告於帝座前曰弟子某願以脩葺爲己責獨是茲頂遠在萬

山中距縣治八十里距平陸五十里上乏田廬下多  
谿澗石磴倒垂依巖臨崖崎嶇陡峻不但興作諸物  
料轉運維難且香火旣開值正二月男婦續紛車馬  
絡繹計其程必前一日入山至次日則置車馬於山  
麓攀藤緣壁魚貫而升道旣險復迂由寅達午方造  
其巔復由午達申方還其麓麓無室廬群露宿於榛  
莽荆棘間時而風吼猿啼時而鬼泣虎嘯種種驚怖  
眩目搖心擊鼓鳴金坐以待旦於是羽士思建下院  
以爲往返接濟之所而難其地先是余曾祖橘亭公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六

於頂之南有莊名曰黑石嶺經亂荒蕪歷久未墾羽  
士因乞先君施舍先君曰茲業也舊規於吾祖而今  
則四分分之矣吾祖素稱善士吾儕何敢以其所遺  
視爲己私而靳之以貽吾祖羞隨同先叔丁亥進士  
諱正脉先堂叔增廣生諱正心庠生諱正巳樂施喜  
舍無異詞焉羽士稽首再拜曰居士伯仲叔季爲河  
朔冠冕族旣以真武故不重遺產而重福田顧余年  
實老憊萬一厥功弗就是不止負居士且負真武也  
卽他人視羽士形羸任鉅亦若未必能建厥功者又

不謂羽士有志者也不二載而殿兩廡俱告成功焉羽士復語先君曰此固前日之荒煙碧艸經久亂而未墾者也居士弗少吝惜遂使荒墟蕪壤改爲巨觀不有以記之不可先君答曰天下事其進銳者其退必速姑俟前殿後寢左厨右庫以及朱樓画閣重門複道盡善盡美然後撰次勒石似未爲晚羽士曰不然昔昌黎有言莫爲之前雖美而弗彰莫爲之後雖彰而弗傳凡事類然而於琳宮真宇爲尤甚今居士首倡大衆固不問而知其美矣盛矣彼後居士者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七

能盡如居士乎如或未能則彰於前者不必傳於後而顧欲望其盡善盡美也難矣審此是余之欲有記非誇功也亦以示勸云爾先君曰誠哉是言余何容以不文辭乃不期稿未脫而先君竟臥疾不起矣及先君沒羽士追念疇昔復爲書以告余曰老居士文未成而簣已易余度其靈不無遺憾願居士續爲之以成其志余將具刻於碑俾後世諸檀越知余藐蒞黃冠識淺力薄竟能鼓舞十方創立真慶宮於深出窮谷之間者其功德端由居士余閱書誼不容泯

因搦筆布紙備叙始末庶使先君之義不致湮沒而弗傳而羽士之功亦當歷久而彌彰也羽士諱陽龍直隸保定人先君諱正宗字厥仲號晴麓爲邑文學以不第貢於廷非其志也不仕年六十五卒於家

創建文昌閣記

郡判 陳芳猷

余不佞兩攝修邑夙夜自矢恒以對衾影者對百姓酌泉自潔頗切羔羊素絲之慕至於有利可興有害可革靡不盡心力爲弗矜功弗邀名余素志也昔賢有云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竊嘗三復斯言雖未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六

能教養畢臻亦庶幾庶安弗擾積年弊政無益于上而有損于下者業已量爲釐剔知我罪我聽之後人吾盡吾心而已親政之暇環視城邑見廢墜缺畧者難以枚舉最甚者莫如東關居民寥落望若晨星城垣無壁壘井竈半墟邱良可慨歎夫震爲生氣異象文明東方巽震之位奎壁之星應焉若此地位置得宜上與奎壁騰映則生氣凝而文明聚民物阜風俗淳農無水旱之虞士有拔茅之慶在家多孝子弟悌立朝稱柱石偉人今頽廢若此宜乎邑人之不克振

按也訪之者老言東關舊有文昌閣今土阜卽其故址閣存之日煙火千家室廬鱗集且科甲蟬聯後先輝映自毀於故明之季六十年來有逃徙而無生聚土著者遷安問流寓已成之房舍拆毀未就之規模誰葺物換星移凋敝遂至於此邑人瞻顧而未能有相與日就因循而已耳余聞之瞿然夫前人之作備矣善始者不必其善繼善謀者不必其善成前後若相需也爰進僚員洎二三子矜而謀之曰此易爲力也諸君止爲我監視而督程之金錢口食之需吾任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十九

之絲粒不以累民余豈以五日仄期而傳舍視民事不自我始之不自我成之者乎矧此閣所費有限吾力足以辦之于是尅日興工經營程度凡埏埴撲斲之匠役與塗暨丹雘之顏料修邑所不能爲所不能備者槩取諸郡城不特不責有於無亦且不取精於粗也築甃務期堅好棟宇必令美觀崇臺聳峙傑閣崢嶸帝像莊嚴門屏暢爽固圻然東隅之巨瞻也自是而相我文明福我黎庶更與易所謂重門設險義有合焉詎非一舉而三善備歟雖然士貴自奮人傑

而末有不靈者若士也堅北溟六息之功而不以小  
成滿其志民也守安土重遷之訓而不以游閑蕩其  
心自可翹首青雲漸臻富庶服先疇而食舊德皆於  
此日基之卽人事之旋轉爲天道之來復此余不佞  
建閣之意也不知有當於修邑人士并後之守土君  
子否是役也起於康熙三十三年仲春二月成于本  
年孟夏四月監工人併各工姓氏具勒于石

創建平政橋碑

事可以勞民而不可以佚民者君子不爲之謀厥始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全

功可以利一時而不可以及數世者君子不爲之圖  
厥終故記功者志弗諼也志弗諼美厥功也三代之  
政今不可得而觀矣而其立事以便民者其法具在  
考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蓋以浚治之力築作之  
功與斧斤畚鍤之用雖皆預藉於民然相高下遠近  
之宜而董畫之使事不終廢而功底有成則惟良牧  
是賴故曰美厥終也修武居丹沁之陽卑濕湫隘水  
患頗多而大者有二其一小丹河源出丹林自西而  
來環城三面屈曲紆迴如帶折而北每遇秋霖則怒



濤漲溢嚙城隅沒田禾瀕河之民且與魚蝦爭命其一則邑之西七里橋卽今改建平政橋者是距城約七里爲秦晉燕趙之衝達官長者商旅往來輪蹄相接靈泉一泓在西南五十里許邑志所謂狗泉陂也舊有河道年遠淤塞秋夏之交餘波泛溢建甌而下沿河百里沃壤盡付波臣加以山水奔逸畢滙於此豬而不行遂成巨壑胥溺爲災病涉久矣昔嘗架木爲樑屢易屢壞且險阻不便車馬近橋東西十餘里蜿蜒苦溝渠微雨滑澀難行久雨則集水漫衍旣苦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全一

無橋又苦於無路則橋與路未可分緩急先後也先是華亭張公視事時邑庠宋作梅范可友等有以橋路二事告者公宥其請工甫舉張公謝事歸邑人憚於興作事機幾廢會廣川宋父母來牧是邑問民所欲爲及所未便者人極陳丹河水害及此地願易石橋竝平治道途事公毅然曰是余責也期月之間以次興除丹河則因勢利導深濬高築水已由地中行矣至橋路則捐金倡衆仍命董國賓主其事勸導辦集一以委之且諭之曰茲惟有作庶永其寧思艱艱

易實爾之功國賓臨受命援攻山石載度土功以雕以斲乃宣乃理屹爾壯固蠢如長虹如砥如矢高聳寬平蓋寬然西隅之雄勝也橋南北廣一丈六寸長一十四丈高丈二尺路濶二丈四尺高五尺東西延袤十餘里兩旁遍樹楊柳燦若隋堤使長久無崩頽焉復疏靈泉河道深廣有加于昔不特水患永除而塗泥且變爲膏腴矣是役也始於康熙十二年三月成於十七年四月使非我公心切民瘼雖基始于前安望其克成厥終哉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夫守土之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全

君子公諱師祁字中良正定棗強人康熙丁未進士

漢獻陵基址碑記

貢生

張六計

邑人

獻帝陵載在邑乘在縣北古漢四至各九十步廣袤共計三萬二千四百餘步積年來爲居人隱占侵作已業止留居中一抔土又爲牛羊踐踏樵牧橫施雖重陽有祠然及期循例不過餼羊故事而已方今

聖季乘乾御極百度維新歷代帝王陵寢嚴查修理我修適值賢侯陳公蒞事親詣帝陵丈量明白標以石柱削奪土人積久之欺隱而不顧也無何以內艱

解綬侵肥者乘其卸事復曉曉致爭幸奉憲承乏者  
又得賢侯胡公按律執法毫不假貸漢陵地數乃成  
鐵案陵東玉帝廟住持黃冠子祝余爲言立石以垂  
不朽余惟獻帝之挾制篡奪於逆曹父子也四百餘  
年承統之天子敢於降而爲公生而任其播弄顛倒  
無所忌憚及其死也豈肯崇其名號恢其廬墓哉然  
則陵地之基址廣廓此必六朝唐宋以後聖君賢臣  
特爲之表正統而抑僭叛耳惜乎歷年久遠制度體  
統依舊埋沒於斷壠衰草間余嘗過其地曾作絕句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全三

以弔之曰披史何須氣不平到頭公道自分明漢陵  
春草年年綠疑塚榛荆幾處生蓋以廢苑之天子猶  
得以陵名而又哀鉅典之意地也前逢

皇恩浩蕩推及於神明孱弱之裔使得枯骨逢春而  
吾邑兩賢侯同心同德後先濟美秉公執法直令千  
百年若存若亡之荒陵煥然與高光竝永始知天理  
之正人心之公名分之嚴歷古今而不變異時修史  
及此我

皇卜度越百王之大典誠莫與竝哉而兩賢侯公忠

體國之功亦竝垂不朽矣余故表而出之爲載筆蘭  
台者草創之稿

創建百家巘文昌閣記

貢生

趙

敏

邑人

文昌帝君司籙之神也天下郡邑崇奉而禱祀之者  
固已久矣先侍御自韋布時卽有選地建閣之議抱  
志而未逮憶昔戊申敏從先侍御讀書百家巘寺書  
室之左峰巒壁立高十丈許曲徑蜿蜒盤折而上有  
坦址如几案布席可坐數十人相傳以爲漢獻帝避  
暑樓云雖棟宇滅沒而規模彷彿可想先侍御攻苦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十四

之暇輒攀緣登陟低徊流連不能去每撫敏而言曰  
是臺踞招提之上西望瀑布奔流崩雲捲玉東望梵  
宇參差星布棊列又有水泉灑灑檀欒掩映登斯台  
也一覽勝槩不下席而盡收於目中且斯臺高不及  
行山之半而遙望縣治城郭廬舍田園錯比或遠或  
近隱現出沒於指顧之間一呈風脉所關其在於斯  
異日建帝君閣於此而蒸嘗之吾邑文運必有蔚  
然不變者乎迨後己酉登賢書越六年丙辰成進士  
又謀建閣於泮池之東以與黌序相表裡事雖未就

而意實未嘗一日或忘客歲壬辰寺僧瀛澣大設水  
陸之供少長雲集敏乃攜友人數輩復遊斯地縱步  
徘徊極目遠睇而先侍御疇昔之言不覺忽忽有觸  
於懷因具以白瀛澣瀛澣曰天門山下古多僊跡建  
祠於此神將憑依昔侍御公盤桓其上蓋有深謀灼  
見焉曩所指畫今能記憶而繼承之真所稱孝思不  
匱者矣敏瞿然曰孝何敢言維念前人自韋布以迄  
成名有志未遂其泮池隙地有土者主之非敏所得  
擅則姑以俟將來惟茲台也先侍御曾歌嘯吟咏於  
斯構茲堂宇他日遊屐至止指相謂曰某堂也某侍  
御之所素欲締構而今果觀厥成也則疇昔之低徊  
流連者不徒托恐言而敏亦用誌不忘云爾於是筮  
吉鳩工度地而經營之凡棟楹瓦甃工匠傭值之費  
悉捐已資不假募化始事於二月十七日乙丑告竣  
於四月十五日壬戌是役也高不踰尋廣不過數武  
非閣也然俯視一切燎若指掌卽謂之閣可也又何  
必棖桷峻嶒輪奐均礫而後謂之閣也哉

增修大成門羣牆重修聖域賢關坊泮池戟門

明倫堂兩齋房碑記

教諭

周

枚

宜陽人

夫以天下事之不能無所本也故根之深者其枝茂源之遠者其流長何也本在則然也况聖人爲斯文之宗學宮乃發祥之地是亦木之根而水之源也其所關固不重耶修武爲古山陽地向稱人文之藪乃近年以來掇巍科登仕籍者曾不數數觀焉說者曰泮之周無墻垣以收其氣則渙者不復聚也倘聚矣而泮之南無正門以疏其路則隔者又不復通也而且戟門之椽桶傾圯明倫堂之墻壁摧頽更無以肅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六

觀瞻而示整飭也南籠劉公來宰茲土下車之日其于一切重農恤商弭盜安民諸善政外尤以建學校端士習爲急務於是見之而慨然曰此誠非異人任矣遂捐俸若干以爲首倡而又以功大費繁重不易舉爰進邑之紳士而與謀焉若者鳩工若者庇村若者掌出入若者勸捐輸其一時之踴躍鼓舞歡忻從事者莫不樂襄盛舉焉向也泮池舊制東西九丈南北六丈公則以其大而無當也乃僅存其三分之二焉在昔聖域賢關兩坊分植於泮池之北公則以其

通而未廣也更舉其北者而南之焉而且增以正門  
益以羣墻而規模宏敞矣他如戟門三盪明倫堂五  
間以及齋房院壁則仍其舊制而更新之也是役也  
經始於己未之春落成於庚申之冬雖時易寒暑而  
公之圖度籌畫殆無虛日而余與同寅張仲陶以及  
在城諸首事之朝斯而夕斯者亦覺心力之俱憊矣  
事既竣公復借邑之紳士環顧而色喜曰夫向所謂  
濶者已無弗聚也隔者已無弗通也且頽者已無弗  
整而摧者已無弗肅也則本之既固行見撥巍科登

仕籍者且收根深枝茂源遠流長之效矣乃余於是  
而更有說以進焉蓋天下事不貴問之于外而貴決  
之於己倘諸君子從此奮勉志行卓立數年之後人  
文蔚起則人傑而地靈隨之此又非堪輿之術所可  
得而限之也是余之望也夫是余之望也夫公諱建  
吉字慎修號敬菴以乙卯選授任斯邑性仁厚有大  
度喜怒不遽形于色而知人善任察務揆幾則又無  
不悉合乎人心之公焉余不文惟竝誌其實使後之  
入斯廟者讀遺碑而知所景慕云

重修孔子問禮廟記

進士 成 文 河 內 人

吾嘗驅車適修武得二古蹟焉一日待武王處一日孔子問禮處斯二者著於經史而其疑信之迹未聞有辨之者也書稱武王伐紂渡孟津至朝歌則懷衛之間皆昔所行師處民之待於此也宜矣至史稱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老聃者周柱下史也烏得而居此哉且晉文公平子帶之難王賜之地遂啓南陽則茲地已爲晉有距孔子適周時已百餘年孔子何緣而見聃於斯哉乃修武之人相傳以熟旣爲之樹碑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全

於道而又有廟以祀焉或者傳聞之誤而未之深究歟然吾於此見懿德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泯也奸雄詐僞之迹史冊昭然而子孫不欲舉其名鄉黨深欲沒其迹若是者豈有所害於後之人歟亦羞惡之心盡人而有之也至於仁聖賢人相去不知幾千百年矣而其少而嬉戲也則卽其嬉戲而誌之長而遊處也則卽其遊處而誌之卒而墟墓也則并其墟墓而誌之不惟存其真而且存其似不惟傳其信而且傳其疑故舜卒於鳴條而蒼梧之野至今有舜墟禹葬



于會稽而石紐之鄉相傳爲禹穴若是者豈聖人之  
生平出處果在於斯哉蓋慕善樂道之思根於人之  
性情極于人之寤寐而偶得其似者遂據以爲真而  
傳而習之亦未有起而議之者也其疑其信誠有所  
不必辨也且吾於此尤有感焉當武王渡河之初虎  
賁三千諸侯八百又有君子小人壺漿筐篚以迎之  
其喧赫震耀爲何如者若我夫子生平固未嘗至此  
卽其至此而一車兩馬棲棲道路以視膺揚熊羆之  
衆奚啻萬里而遙哉而一則存之以爲伐暴救民之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全九

功一則存之以爲稽古攷文之實修武之人未嘗有  
輕重焉是知聖人之不朽於天地者自有所在而不  
係乎遇不遇之間也且士苟能自樹立爲聖人之徒  
者無所得於今亦安在無所傳於後哉斯歲秋月鄉  
人某等將易其廟而新之有問於余者遂以斯爲之  
記

靈泉記

廩生

王夢蛟

邑人

縣西南五十里有村曰狗泉陂村北二三里皆有泉  
大小廣狹無慮數十其西北里許有龍王廟靈泉之

野出也泉澹爲池可二畝池底復有泉上湧如珠璣  
噴噴此卽晉楊生醉臥荒草野火將至其所隨犬刨  
地得泉水其身浥草以救楊生者以其若有神助故  
稱靈焉引池東流數武有水自南來會之又數武有  
水自北來會之合而東去爲螭螭河其北有泉數處  
合流注之過磚橋岐爲二一自南流會寺前河一自  
東去至漏格漏格在村後泉水至此漏入地下靜夜  
遠聞聲如巨雷漏所不盡者東行爲泲河泲河南岸  
下多泉孔緣岸二三里比櫛而出其北岸較南岸爲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水

多大者如筍其北又有數水次第入之過三孔橋灌  
田十餘頃又東行過李萬大橋寺前水從南來注  
之寺在村西半里前後有泉數處從村南東流居民  
柴門外魚鳧游泳藻荇交橫流水小橋間饒有逸致  
村南一二里泉無數皆東流折而北入寺前河更南  
近郭村泉數處武陟人引入寧郭城濠不入寺前河  
寺前河東北流過李萬小橋入靈泉河再東流三十  
里至平政橋劉公河水從南來注之劉公河者修邑  
之渠多窪地久苦浸漬自漢劉公諱建吉開渠洩之

自縣西津界寨里村起西受寧郭濠水東北遠運行四十餘里至平政橋入靈泉河過橋至縣北涿鹿泉王母泉六真山下諸水同自北來注之又東數里馬坊泉蔣村泉五里源諸水從北來注之又東入吳澤陂又東至合河入於丹水唐大中中縣令杜其開新河引六真山諸水入吳澤陂此後又名新河年久淤塞水利不興爲害滋大康熙四十八年太守鮑諱復昌督工開濬滄沒之害始去乾隆五年縣令劉公開濬各處泉腦狗泉陂龍王廟前後左右開渠數十丈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十一

水利復興是泉也資灌溉救亢旱蝦蟇荷蒲之利數千家享焉委入於丹河益漕助運爲功又不止修邑一區已也夫日月遷流滄桑易改黃河非禹跡之舊碣石在想像之間變態無窮靡可逆觀安知異時之注瀉猶是今此之溪流特詳記之用傳永久云

邑侯楊公生祠記

按左傳修邑之在春秋實寧武子之采邑也離城五  
十里而遙有名山曰大行大行之東峰迴路轉有寺  
名曰百家岩岩之上崖畔憑欄納霽門軒惹雲有樓  
漢獻帝避暑處也岩之東數里竒綠筠匝徑青籟篩  
風有竹林七賢遁跡地也岩之西十步許磐石如舟  
篆文似斗有台七賢中劉伶醒酒磯也樓之下林之  
右台之左有祠山僧滿坤等爲清白侯初也清白侯  
者誰關西<sup>武</sup>屋之楊公也公諱楠字志田號念齋蒞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記

三

茲上六載寔政宦蹟勒於境內祠堂記也不啻詳矣  
大抵公之政皆自懇惻一念體貼於身心者還而淪  
洽於黎庶雪心白意有公緝清猷之高風教化德澤  
有龔遂黃霸之遺度六載間修民之熙熙皞皞於華  
胥之天者方欲覆庇之不已也無何<sup>公</sup>封之<sup>聖</sup>書  
方下而霍州<sup>之</sup>寵命倏臨修之民不能留公之迹  
者勢也所可留公之神者情也以故士大夫與鄉耆  
楊惟中等爭欲尸祝於境內樵夫野叟與僧伽滿坤  
等復欲俎豆於山林焉祠成肖像請記鐫石以垂不

朽余叨居門下久荷培植不敢學誦媚人作誦媚語  
以粉飾乎公僅卽山林人物與公德政摹述其一二  
使后之登大行而而遊百岩者指樓則知爲漢之猷  
帝指竹林則知爲晉之七賢指台則知爲七賢中之  
劉伶賭公之祠瞻公之像有不知公爲明時之清白  
侯乎千秋大業不特借帝姬賢與騷人墨士揚芳而  
繼美不朽盛事行將與武子垂名於春秋後先輝映  
於千古矣如日尸祝已也俎豆已也此世之所謂循  
良非公之所謂循良也是爲記

修武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三

萬曆四十二年立

此記前志未載今補入

